保晚齋集

碑 墓碣
墓表 墓誌

卷六

保晩齋集卷第十一目

保晚齋集卷第十一目

碑

首陽山碑

箕子井田紀蹟碑

華月堂大師浮屠碑

慈仁莪芳谷墓壇碑

高麗文忠宣公神道碑

寅平尉貞孝鄭公神道碑

左議政翼獻李公神道碑

墓碣

保晚齋集卷第十一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碑

首陽山碑

海州有首陽山山下有伯夷叔齊二子之祠成於肅宗辛巳賜額曰淸聖廟於是朝之薦紳大夫或碑或板各有表章然要皆以爲山名偶同而俎豆享之如南康武侯祠者嗚呼豈其然乎吾嘗以爲中國無首陽而爲有以文勝也我國有首陽而爲無以文之不足也何哉中國稱首陽山凡四在蒲坂者馬融之

說而以蒲坂有雷首之山也隴西者曹大家之說而以隴西有首山也洛陽東北者戴延之之說而以二子自岐陽東北至首陽也遼西者許愼之說而以二子之歌有西山之稱也夫以一首陽而四之可見其本無此山而惟求必得因其近似爲之傅會也故曰無首陽而爲有以文勝也若我東之首陽則傳自古昔無文字緣飾但因故老相稱其事質其理直其爲名非出於傅會而唐裴矩云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爲朝鮮李瀷云朝鮮亦有首陽山實夷齊隱處與箕子有往來之跡夫以中國之人能道外國之事

此必有從古流傳之語而特我東自新羅以後離合無常國無職方之紀野無傳記之述遂意二子中國之人必不能至外國仍自以爲冒稱也故曰有首陽而爲無以文之不足也夫首陽之稱何始乎始於孔子之言孔子謂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而不及首陽之在何地故後之儒者求首陽於成周五服之內甚或以爲薇蕨亦周之草木霑周之雨露夷齊不當食以是爲二子去就之累至于今誚之不止然首陽之在何地但以孔子之言與二子之行而決之

則蒧不定矣當二子之諫伐而逃也顧瞻四方求其所適則西至于流沙南至于江漢北至于幽薊凡禹貢所載盡入周家之版圖以二子至潔之心與鄉人立其冠不正猶且望望然去之况能一日安於周家版圖之內乎故蹙蹙靡騁東還故國則梯航不通於豐水土地非周家之土地正朔不奉於王城雨露非周天之雨露當時二子之所適惟我東之首陽山而已舍乎此則無可往矣故夫子將言人之聲稱不在所處之位先舉貧富之極而對言之餓與千駟貧富之極也又舉外內之極而對言之首陽與齊外內之

極也夫以所處之相反如此而一傳於後一無傳於後尤見其莫尚者德也若首陽處乎蒲坂等地與齊同爲內服則孔子但取其餓而已不必復言其首陽之下也使中國有首陽而我東無之惟當以二子之行聖人之言推知其必在我東况我東首陽之名著於史述於雜記者又昭昭可徵乎今 上辛巳遣近侍致祭於淸聖廟又書賜忠義兩全伯叔雙節八大字一方士民咸聳觀瞻維時觀察使李溵稚浩即余之內弟也貽書于余令爲詩頌之余以爲詩猶末也當先辨首陽之所在而明二子去就之潔稚浩不能

用其明年余忝爲道伯恭瞻廟宇永思前言乃爲文勒石于廟門采薇蕨而歌之以吊二子之靈歌曰

高山峩峩流水洋洋職方所遺山虞所忘殷師來鄰厥服維荒我衣之潔兮我佩之長生不食周之粟兮死何葬周之疆采采柔蕨兮陟彼高岡天地闊遠兮東極扶桑寒暑飢渴兮惟是首陽千秋萬歲兮翼翼廡廊魂兮歸來托此彷徨黃卣不可以薦兮雲罍不可以將酌明水于太尊兮聊一奠以芳香

箕子井田紀蹟碑

平壤殷太師箕子之古都也今去箕子東來之已卯

近三千年矣其所制井地尚在外川興土兩坊好事者樹夫隅以石遠見如八陣圖之石蹟嗚呼奇哉然其爲制差訛已甚不知者刱爲異論曰田形殷制也井形周制也夫畝澮溝洫非水土初平天下區域淘汰略盡則有未易更置所可更置者惟夫内之畝逐年起墾爲易改作如之何其田與井之殊哉嘗試周回井地考古今以追其變則蒼光一面蜿蜒成阜橫截十六里西爲下窖臺東爲古里門而中城緣其上阜之八角重重列峙於下自古里門迤邐西南過羊角島大道門又北至于下窖臺而外城緣其上外城

中城之間縱橫碁布凡十有二井其餘夫之不能成井者又三十區餘田之不能成夫者又二十一區是即周禮井牧其田野而衍沃爲井隰皐爲牧參伍比折其法乃行也每一夫四方繚以二尺之徑十夫左右挾以九步之路其自二尺而爲三四尺自九步而爲六七步則夫間之遂成間之溝關塞變遷寖失其界是則周禮小司徒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遂人之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而井以九夫畛以十夫二職之文兩不相倍也故如欲因今之有復古之制必辨其井牧正其遂溝則箕子之井地

不待他求於是乎在矣何必紛紛爲哉二角之南有
箕子井甃井甃之東建一小閣莫知刱於何年盖畝
宅夫家之制也我 英宗庚申先大夫文敏公按節
玆土卽小閣之北建三益齋選湍南士肄業其中又
家塾黨序之制也二者皆闡發井地之蘊特未得合
一今歲丙申命膺叨承先武重新三益齋以及於閣
扁曰九疇繚以周垣名以九三院旣成謀於衆曰齋
與閣之設爲井地也若井地日就蕪沒將柰齋閣何
乃疏其遂濬其溝經畫其畝一惟箕子之井地庶自
今居斯井耕斯井者守望相友疾病相扶知箕子之

厚風俗以井地也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知箕子之作
人才以井地也而謂殷周二制之不同者非至論也
但有詳略之分耳夫八陣圖是特營壘之疊石爲聚
也然西蜀之文人學士書之簡載之策鑱之貞珉至
今過其墟者噓唏感慨恐一石之或傷况井地乃三
代仁政之所由始乎於是勒石紀蹟且爲之詞曰
瞻彼中原衡縱其田箕聖是荒大禹所傳傳之伊何
龜文自天三三而九虛中則衍(叶尼然切)維助及徹一此
淵源箕聖徂東罔僕志堅皇矣斯道顛沛豈捐廼斲
耒耜廼集傭佃爾東爾西爲陌爲阡陾陾臯鼓民胥

不悁于以善俗于以興賢載洽仁敎是興是權樹厥風聲於千萬年氓循禮義士業誦絃徵我箕聖吾其蠢蠕籩豆有踐尚酒之玄矧伊古制今其舍旃迺遂迺溝徑畛載聯猗嗟乎田海內惟鮮山長水悠田不變遷

華月堂大師浮屠碑

儒距釋釋譏儒道之不一久矣然釋爲銘必求於儒儒亦喜爲釋之銘而不辭何也其爲道不一其所以爲道之心則一故距之者距其道之非吾所謂道也爲之銘者與其能力於道不懈使移之於儒其升堂

入室亦不異矣惜不能然也余於華月法師之銘有感矣法師聖訥其名華月其號又號斧庵以其生于平康剃髮于平康之寶月寺而平康舊稱斧壤故號也師本李氏世爲完山人母慶州之李夢大釜盤桓自空下以手擎之於是有娠生師自年七八不喜腥葷與羣兒嬉聚沙累石趺坐於中爲佛之受供狀十四出家于雲磨山王心長老旣又從慈雲堂坦圭大師聞其道喜曰鳥之將息必擇林木人之求學必選師友此吾儒之志道眞切也遂飛錫雲遊於東南見松耦大師又見南岳和尚又見喚醒大禪師喚醒與

語道大異之携入丈室傳以心印此吾儒之博學無方也喚醒設華嚴大會於湖南之金山寺法衆千有四百禪家稱設法之盛祇園以後未有也師登講座論道若河決風生法衆潛聽闃無聲焉喚醒大加歎賞卽席誦一偈贈之曰入院寒燒佛看經轉覺魔出門行大路赤脚唱山歌當是時遊喚醒之門者如雪松堂演初虎巖堂體淨醉眞堂處林朗然堂信鑑涵月堂海源後先聞道俱得精髓至其妙有物之先乎天地悟無形之本乎寂寥則咸推諸師同門執筵者輒於師取質焉此吾儒之獨得其宗也師鍊業喚醒

凡十年悉闡宗教然後復周遊淸海花江東州入金剛山間往來寶蓋五聖雲磨徒衆四至講道幾三十年復還寶月散遣徒衆專精於定慧時年六十此吾儒之由博反約也癸未春甲子朔丙寅師召門弟子告示寂弟子坦慶請十念合掌師舉手微哂曰小乘着於念句坦慶復請留偈師索筆書曰翻身轉一擲涼月碧峯西遂化去法臘五十一此吾儒之啓手啓足也東方佛法始盛於太古和尚太古傳之幻庵龜谷登階碧松芙蓉西山鞭羊楓潭月潭至于喚醒遂大以蕃獨華月得其衣鉢云坦慶與徒衆藏靈骨爲

塔於寺南來求銘嗚呼釋之道非吾所謂道而能有
傳焉如此儒之道至於今亦有傳否其弟子之尊其
師有如坦慶之於華月也乎此余所以有感而爲之
銘也銘曰
佛有眞詮止觀參請參請吾知止觀吾敬曁其有分
此實彼空毫芒之差千里不同雖則不同各道其道
有誰眞踐高步深造卓哉華月禪家之英知行終始
廼底于成達麻袈裟遂歸慧可有以觀空空亦幻些
法身歸土慧骨在阿屹屹浮屠象孫之嗟我排其道
而取其能留名高岡以警不勝

慈仁義芳谷墓壇碑

慈仁縣南義芳谷新堤内有三大墳即我先祖高麗判典客寺事本朝贈戸曹參判徐公諱益進高麗戸曹典書本朝贈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徐公諱義兩世衣履之藏而其最在後者或云典書公配贈貞夫人彦陽金氏之墳也始典書公生彌性入本朝官安州牧使贈達川府院君生居廣縣監居正左贊成贊成送嶺南宰詩曰慈仁縣裏有先墳梓樹蒼蒼鎖暮雲何日焚黃能上塚此時浮白更逢君政聲召杜尋前史人物朱陳想舊村我有亡兄妻子在長因地

主謝慇懃味其詩想其事則縣監之子掌令彭召奉事彭呂掌令之子大司諫厚贈參判久禮曹參議固雖往來仕于朝尚家墓下不之徙也及參判之子參奉崙出後奉事之子僩徙永川後孫世居焉參議之子司藝崦徙京師贈領議政嶰徙安東早卒夫人固城李氏携孤忠肅公湝自安東來依司藝于京師則子孫落落分散世代且寖遠矣於是同里朴姓人偷葬其先於吾先墓側潛去墓碑而宗人久乃覺之屢索終不得後孫元履爲本道監司改樹碑朴姓人又潛去之由是子孫之官嶺南者雖時上墓其位序先

後莫能辨也徘徊咨嗟不忍下乃 英宗庚申諸宗
人酌古參今送人築壇於三墳塋外祭則就壇行事
講禮之家或以爲疑古者宗子在他國孔子猶許其
設壇望祭况孔子之墓弟子以瓴甓爲壇于前方六
尺至漢易之以石夫聖人之門禮之所從出則墓而
壇之豈曰無於禮乎壇歲久剝缺諸宗人議令統制
使有大全羅監司有隣幷力繕修又使命膺記其始
末刻石竪之壇傍贊成大諫司藝後承皆零替惟忠
肅公累官判中樞府事有四男右議政景雨典籤景
需僉知中樞府事景霦達城尉景霌自是雲仍益繁

昌不能悉記姑擧其策名顯于朝則留守元履領議
政文重郎右議政之派也承旨祥履達城府院君宗
悌叅議命遇正言命杰叅判命珩大司憲命九修撰
孝修判書有慶統制使有大叅判有寧有隣叅議有
元有防正言有鍊待敎龍輔郎典籤之派也著作文
翊正字有沂郎僉樞之派也叅議文尚判書文裕領
議政宗泰監司宗憲叅議宗燮判書宗伋宗玉贈副
提學宗浹監司命淵左議政命均判書命彬命臣判
中樞府事命膺大司諫命天領議政命善叅判晦修
領議政志修監司逈修判書浩修正言郁修佐郎配

修修撰鼎修正字美修承旨有良校理有成卽達城
尉之派也

高麗文忠宣公神道碑

稷以稼穡利天下功也其所以爲本於功則故在矣以詩書傳紀所載者推之稷之德固不讓於其功而當時之稱稷後世之美稷以功不以德何也盖曰有如是之功則其爲德可知已古之論人者未嘗以本末而二之余於高麗文忠宣公驗其然也公諱益漸字日新南平人也以元至順辛未生至正庚子年三十登新東堂及第甲辰拜左正言恭愍十二年奉使

如元被拘幽不屈竄劒南萬里外又不屈比三載元
知不能奪公志乃放還方其在劒南也見中田多木
綿花使從者金龍摘之有媼覺而驚曰國有厲禁敢
爾公以其核揷之筆管孔歸植其花塢一與外舅鄭
天翼種之三年大蕃殖又相與剏爲繅車彈機絲樞
取子以廣植成綿以絮衣引縷以織布至于今遍滿
國中自公卿士庶以至深山窮谷之民皆貯絮綿布
以爲衣而不復知有狐貉之厚者皆公筆管孔數核
之産也故國中之人仰公如稷稱之爲木綿公而未
暇德公之德矣公英達夙詣輔之以博學力行始程

朱諸書東至公沉潛紬繹妙契其理遂悟心學之要有別墅在晉之江城治東集賢山下川曰道川洞曰悟理里曰培養澗壑清絶草樹葱蒨公見邦運將傾無能爲力謝病深藏于墅不求榮利自號三憂居士憂邦國之不振也憂聖學之不傳也憂己道之不立也皇明洪武癸亥倭寇嶺南深入所過州縣殘滅無遺類人皆望風走匿公方持母服廬墓曳衰哭奠如平時賊感其孝不加害按廉使呂克玿上其事旌閭城郡事崔卜麟勒石曰孝子里戊辰恭愍召公爲左司議大夫右文館提學兼春秋館事公整出而應之

上書論爲學之道不報時諫官李蹲等以私田之不
可復上書爭之公與李穡李琳禹玄寶移疾不署名
大司憲趙浚劾公曰益漸本以遺逸躬耕晉鄙殿下
以賢良徵拜諫議置左右以資淸問誠宜進盡忠言
敷陳治道以補聖治而乃依附宰臣以事苟容請罷
之乃罷夫以公之憂時識勢豈有晚年從宦之念哉
然忠賢愛君未敢輕絕安知恭愍之終不可諫世道
之終不可救乎故一聞徵召飜然而起首陳爲治之
本又不見用則邦運之傾決矣於是乎且將復尋初
服以求其志正所謂身將隱矣焉用文爲者也豈肯

隨時輩之後署名於尋流逐末之章乎淺之識不足
以窺公微意乃反文致釁言劾公去之而公未嘗一
言較絜奉身歸鄉樂其道以終是其從容渾厚不露
涯岸隱然有古君子之風焉李文純公滉謂公之大
節尤在於是而世或莫之知噫盡之矣公卒未幾高
麗革命本朝光御我 定宗大王追封公以江城君
禮葬公于丹城葛蘆山向酉之原置户守塚錫祭田
太宗 世宗 世祖 成宗四朝加贈公叅知議政
府事藝文館提學富民侯謚曰忠宣錄其子孫多至
淸顯爲麗史者立公傳列之名臣而賛以東方道學

之宗李文純公記公之孝子碑閣曹文貞公植記公之墓祠宋文正公時烈又跋文純之記皆如史傳之稱公者嶺南章甫腏享公于道川書院又享公于冠山之月川書院幷請賜額于朝從之葢公倡明正學之德在於學士大夫衣被生民之功在於貴賤賢愚易曰易知則有親易能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公豈其人乎文氏新羅三重大匡三韓壁上功臣南平伯武成公多省之後入高麗多聞人曾祖典農寺事開城尹諱克儉祖典理判書諱允恪父左正言兼知制誥諱

叔宣妣趙氏戶部尚書珍柱女公初娶周氏吏部尚書璟女封八溪郡夫人繼娶判事鄭天翼女天翼即翊欒車贊成木綿功者也五男中庸文科本朝司諫院正言中誠中實中晉中啓後孫昌熾繁衍如木綿之種九世孫緯世師事文純倡義壬辰配食月川書院十世孫弘獻有文行殉節壬辰贈官旌閭尤著名云銘曰

中田有實翩反其房乃絮乃紡乃製衣裳春不求絺冬無披羊維南有種伊誰來荒顯允文子衣我東方煗衣無敎民則何臧維天降衷維聖乃光以及程朱

厥謨洋洋書雖自遠士猶面墻逝彼道川迷塗其相
猗嗟文子教養之宗叶祖光切不顯其澤流于無疆凡厥
含生俾也可忘我紀貞珉遺墓之傍有來樵牧視此
銘章

寅平尉貞孝鄭公神道碑

顯祿大夫寅平尉贈謚貞孝鄭公諱齊賢字思叔衣
履之藏在高陽縣治南岡坐亥原而淑徽公主同窆
今且七十年矣尚未有顯刻公之曾孫象仁伐石麗
牲徵文於命膺命膺何敢文焉方公與公主之葬也
李白軒景奭誌之金文谷壽恒誌之鄭貳相齊斗誌

之三君子或正色周行或守道山樊皆以阿私爲恥
者言之徵信無有如三君子以三君子之爲之誌者
文焉則倘庶幾乎公清標秀出聳人瞻觀嘗受業同
春宋文正公文正比之雪中寒梅此叙公之資質也
公九歲選入儀賓　孝廟建講堂禁中命公侍學於
顯廟又書賜課式由是公之詞藻隸書俱見稱於當
時此叙公之材藝也當公主下嫁前日　孝廟召公
入禮服騎率肄習親迎儀公辭以　天威不遠咫尺
猥不敢也及親迎膳夫之役者爲禁吏所詰宮奴毆
逐禁吏解見膳夫公驚曰隸也今恃勢若此後可知

已卽杖其宮奴以懲後主第宏麗視諸主有踰公白以家法儒素累辭于 孝廟孝廟爲减其間架以遂其志及 孝廟賓天公食素踰年卒以是羸瘠得疾壬寅正月九日終距其生壬午得年僅二十一此叙公之操履始終也古之立言者有以一事而盖人之平生况人本末大約不外乎資質材藝操履觀乎此則公之爲公可得之矣公延日人高麗侍中文忠公圃隱先生諱夢周之十一代孫本朝右議政忠貞公諱維城之孫高陽郡守贈左賛成諱昌徵之子母南陽洪氏司憲府掌令贈領議政文忠公翼漢之女圃

隱公當勝國之末造議政公值天朝之淪喪孤忠大義俱與日月爭光可也而公主降生與公同年又在孝廟遜瀋陽之時瀋陽之役至今聞之猶使人感慨危涕增激昂之氣天無佑善之理則已不然公與公主必能食報於後以有茀祿而公乃早世公主雖享年五十有五又不克保有一男君子以是疑乎天然天之所施者常要於久人之所見者常蔽於近故在門之喑不知在閭之賀今公之後繩漸大以昌相繼官于朝餘庥遺祉似若濬發於是者嗚呼天其可必歟其不可必歟初公有男台一官直長娶漢城府判

尹李光夏女早卒無嗣朝廷以公之從父弟府尹齊泰男健一爲公之次子承公之祀健一直長娶監司洪宇寧女生二男志式進士參奉爲台一後志翼進士牧使側室二男志勗僉知中樞府事志淑志式三男象仁文科正言好仁進士參奉國仁進士教官二女吳泰章朴駿源志翼一男景仁文科正言二女參判金孝大縣監李定鎭側室一男喜仁象仁五男文啓進士文在文緯文綏文紹餘不悉記所謂天其可必者在此云銘曰

肅雝姬車史不勝編維公名門伊誰與肩一部春秋

萬古倫綱爲藩爲花流其餘光人期百祿天降荐瘥
將欲爲寶必先以磨孰短厥智謂理難推百年三世
天視一時從古沁園有誰增築請看高山豐碑新斲

左議政翼獻李公神道碑

英宗大王四十八年壬辰冬十月二十三日左議政
李公諱昌誼捐館舍訃聞 上震悼成服日親爲文
遣承旨致祭有曰爲國丹心可透金石旣葬而返又
親爲文遣楊州牧使致祭于畿之境今 上在東宮
亦遣宮官致祭及請諡太常命膺撰其狀曰昔宋蘇
軾序田表聖奏議云天下大治矣而常若有不測之

憂盡言不諱自敵以下有不能堪以是知二宗之聖
也當李公之出入三司邦內無事庶績咸熙可謂大
治之會而公又和厚謹愼未嘗以鯁直自命然今讀
其章奏凜然若綴旒之危而 淵衷虛佇一一僉受
自緋玉至三事莫不簡自 上心後有尚論者觀於
公章奏則豈特見田公之奏議而知宋帝之聖也哉
於是太常議曰謚法思慮深遠曰翼向忠納德曰獻
是宜以翼獻謚 上可之仍取覽謚狀笑許其立論
之善今公之胤養鼎以公墓文托于命膺噫銘人墓
道莫難於立論若公則已先有謚狀在焉而命膺之

所撰也太常之所采也 聖主之所許也使命膺復爲文於墓道則豈有以易乎此哉謹按公字聖方以世宗別子寧海君璋爲祖寧海之孫江寧副正祺與趙文正公先祖爲道義交事載寶鑑名臣錄卽公之九世祖也曾祖諱伯麟持平贈吏曹判書祖諱彦綱禮曹判書贈左贊成貞孝公考諱泰躋復修江寧之學除 懿陵叅奉不就贈領議政妣贈貞敬夫人礪山宋氏禮曹叅判徵殷之女公以 肅宗甲申十月二十七日生十三著發憤表適邁豪健雖素嫺駢儷者不及也貞孝公歎曰兒必大吾門也後作訓簡以

立揚爲期 英宗丙午舉進士乙卯增廣丙科分隸
槐院丙辰拜說書 上試講專經文臣公因詩之燕
燕奏曰嫡媵情志易睽難容而莊姜戀戀戴嬀泣涕
不忍別推本其所觀感盖由於樛木之風樛木之風
又由於關雎之化故人主修齊宜以文王爲法 上
動容稱善顧謂左右曰此必平日所欲言而官卑跡
疎未得其便今因文義發之也遂賜鹿皮丁巳由兼
說書陞正言遞爲持平陳十三啓宮闈繕葺宜輟尚
方製造宜簡禁掖簉篚宜撙節燕市錦貂宜塞源近
習監董宜防弊禁鑰太晩非待朝之意內司直牒有

專恣之慮大司馬拿入失禮使之義首相李光佐薦
蔭吏陞樂正甚駭瞻聆名官權禐趙明謙藉揆地得
腴邑大關廉防江華留守趙明翼當却膳之日自稱
歠粥席藁投章上聞人多傳笑久猶未已末論軍門
冒屬之多濫都政初仕之不擇皆當時所難言 上
虛襟嘉納後數日朝講 上指所御衮衣曰諸臣如
見予衣當知臺言之過也指新葺殿宇曰以此謂之
土木不輟可乎公又進曰堯舜三王之爲堯舜三王
以其翕受之量如天地之大遷改之實如日月之更
殿下乃於臣之草草一言猶示不廣之德何以爲堯

舜爲三王也哉 上改容稱善戊午由司書出爲京畿都事復入爲文學會全羅監司李眞淳卒于官大臣擧公爲都事代察營務尋復以文學召還庚申遷持平奏于晝講曰 殿下講學雖勤而體驗不深明睿有餘而涵養未熟遇有不平轉益激惱向來眞殿門外上下號泣臣固知出於去黨之苦心然去黨有要建極爲本而近者規模狹小好惡偏係恩賞寖濫易竭威罰始遽旋弛未能信服羣情故方其號泣一庭咸曰改革纔出 殿門習尚如舊更願臨以公正持以悠久俾有建極之實效又曰言路壅塞莫若

近日由 殿下察理未明受善未弘凡羣下所言無
論大小曲直一以黨伐疑之致使舉朝喑默苟容如
是而國其有不危者乎 上皆奬以切實選入弘文
館爲修撰副校理兼西學教授公自爲布衣時灼見
朋黨之禍終必亡國而後已至是從容爲 上言今
世之黨異於前代前代則君子小人各爲一黨而今
世決無此黨皆君子彼黨皆小人之理凡用捨勿問
東西南北惟才是用則會極之美指日可致也 上
嘗臨朝歎朝著不靖未如之何公對曰天下無不可
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 殿下建極之治幾年於

此令以治不徯志遽自退沮不思挽回之道則前功豈不可惜乎仍請敦召遺逸調娛士論　上善之曰仁廟建極之化亦由金長生張顯光之造朝也辛酉關北饑以公爲督運御史輸嶺南粟濟之公請發浦倉穀及時舟運以省南民之轉輸竣事歸復請停嶺沿舊逋壬戌自副校理兼司書移吏曹佐郎又自吏曹佐郎爲副修撰時久旱而雨　上親製詩志喜且寓去黨之意命近臣和進公上疏曰漢文議賑山東父老聳聽唐宗罪已河北强藩感泣今　殿下至誠恤民一念去黨惻怛之旨屢形翰墨而黨日益盛民

日益困蠻觸之場意氣豪健蔀屋之下膏血剝削何
哉無乃言語之感人者淺而實心實政不及前代也
歟先是公爲養乞縣 上賜米帛留之至是復乞縣
爲殷山縣監到官百餘日復除館職道臣疏請仍任
明年秋以修撰召還因雷異上疏曰前此遇灾 上
有責躬之教下有勉戒之奏此雖文具亦可見一時
振刷之象今幷與文具而廢之至於軍國謀猷置之
相忘 殿下上有付托之重下有垂裕之業寧可一
任姑息不思所以回斡乎宜及此閒暇講行經遠肇
基之謨未幾有公事留院之教公上劄極諫及寢前

命公又上疏曰回否爲泰難由泰之否易故古先哲王方其居否秉陽剛之德運揮廓之用傾否之道靡不用極及其居泰艱危其思慮貞固其施爲保泰之道罔或少忽今彗芒騁怪國事泮渙環顧庶務一無可恃乞奮厲悠久頻命召對緝熙 聖學時引諸臣於便殿講廟謨而通下情焉癸亥與修小學訓義連拜掌令檢詳舍人奉常正還拜副修撰時 上遠豫旋瘳公上疏曰 殿下痛惡朝象則聲氣太露憂恤民隱則聰明過費與古聖王物各付物者異矣故榮衛多損施措失平以至于今勞勞也夫保身保邦內

外雖殊其本于心則一也 殿下既覺其勞心致病則盡以是推諸制治虛心平氣循理應物也甲子擢授同副承旨以親老乞外爲安東府使丁卯進拜忠淸監司淸簡自持寬和莅下勤剖決嚴考課値歲大侵便民救荒不拘文法論奏施行一路爲之安堵御史閔百祥入白狀 上喜曰不負予也戊辰遞爲大司諫特陞兵曹參判兼副摠管同知義禁府事已巳遷都承旨因事遞 王世子代理公以備局堂上入賓對勉以勤學納諫連差赴燕副价全羅監司俱以母病免拜漢城右尹刑曹參判庚午丁繼妣尹夫人

憂壬申外除拜禮曹戶曹叅判兼備局如故復差赴
燕副价 上命留之仍察有司於備局尋除都承旨
奏于診筵曰凡人傷生莫如色況人主之芬華盛麗
乎今 殿下獨居深宮接賢士大夫之時少 王候
頻愆未必不由於此望召講官討論經史使典學治
病兩得其益也 上默然諸臣皆爲公懼居數日特
擢公爲刑曹判書兼同知經筵都摠管司饔奉常提
調其爲大理擇郎僚申久任減吏額杜民弊不撓而
事治癸酉遷戶曹判書兼釐正堂上倭人以歲贈蔘
麤劣有慢語公奏請嚴束象胥著爲挈令倭人帖伏

不敢言先是度支經用不足則取關西銀累鉅萬以益之公以爲唐時羨餘之獻奚爲於治朝哉奏請所管稅穀在關西者易錢以充其費經用乃裕以 宮園敦匠勞進階正憲尋以 肅廟上號敦匠勞進階崇政甲戌三遠召不赴考試坐罷明日敘拜兵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振淹滯杜干託尤愼於閫任尋以病丐免 上再遣太醫視疾許解拜漢城判尹兼內局內贍提調乙亥逆獄起公上劄請正辛壬羣凶之罪 上奬以血忱尋拜南漢留守兼守禦使丙子因事罷敘拜左參贊兼知經筵觀象尚衣掌樂司譯提

調丁丑以 仁元大妃 貞聖王妃山陵敦匠勞進
階崇祿間以儐使赴灣還兼 世子右賓客己卯由
判敦寧府事遷吏曹判書兼司僕提調初廟堂擬公
於冢宰而言官論其不合 上每臨除冢宰擲薦剡
於地曰獨有李某一人而沮之也至是以歲月久意
公可出擧而授之嚴教屢督出爲遷宗伯再授冢宰
公亦不出 上不得已罷其職敘判敦寧兼濬川堂
上事竣進階輔國公懇辭還寢錫厩馬豹皮庚辰又
拜吏曹判書又辭遞爲判尹兼內局提調辛巳連拜
左叅賛兵曹工曹判書兼同知成均館事壬午拜工

曹判書兼 宗廟典設繕工氷庫提調時 王世孫初開書筵 上以公厚重宜處輔導之任遂兼左賓客復拜吏曹判書 上以公方儐北使爲慮引義不赴命遞吏曹癸未出爲咸鏡監司釐正詳定法量土計產類會均節俾永久可遵府有萬歲橋跨大川十里每夏潦漂圮輒斂民而修葺公捐廩六千石歲取息以代民輸府人德之記其事碑于橋丙戌公以宋夫人棄孤之周甲乞歸省墓屢疏遞拜禮曹判書丁亥拜兵曹判書因事遞爲判尹內局提調戊子以禮曹判書用 獻陵象設敦匠勞進階輔國初趙忠孝

公顯命奏薦他日可大用者若而人公其首也至是
遷度支三日擢拜右議政時 上在舊邸宿留舉朝
請回鑾不從公翻然而起求對力請還宮乃徑歸私
次三上䟽辭 上屢遣承旨敦諭然後乃出陳時務
五條曰愼辭令以進德學曰平 聖心以致中和曰
謹 身敎以養 睿德曰崇儒術以礪名檢曰隆委
任以凝庶績 上奬以斷斷貞忠顧謂領左相曰可
推行於實政也尋兼內局都提調因雷異上劄乞免
陳戒以前任北藩時事坐罷敍判中樞間陞領樞壬
辰復拜右議政兼 宗廟社稷都提調扈衞大將夜

降敦諭有曰成湯一伊尹周武一呂尙盖以公獨居
鼎席也尋陞左議政公素患消中至是益劇猶自力
登對奏數十百言悉蒙採納方退不能下殿弟判書
公昌壽扶而出　上爲便調攝命觧公相職然公竟
不能起矣　上輟朝三日哀綸餙賵賻恤遺孤公豐
腴渥丹寬和有制一見可知有包荒之量爲性謙恭
常自下人好問受善畧無礙滯命膺祖父貞簡公與
貞孝公爲管鮑交故公自布衣時常拜先君子先君
子期以國器語輒傾晷每起去必目送之以故得公
内行甚詳公年十五六尹夫人久嬰奇疾自和劑調

膳以至龠合出入裙褕浣濯公皆躬親不使人代之記昔癸未命膺謫鍾城宥還過公於咸營則公已老矣邀其姊夫人於江東金魯鎭治所每聽訟之暇雪鬢皓髯扶姊夫人登高望遠備物之養雖篤於孝者無以加焉建兼樂亭以供遊衍居民傳爲美事而命膺亦文以記之凡友羣弟惇族姻率皆類此其於立朝外雖和厚中實剛方毅然有不可奪之勇方公爲度支有貴近欲占民田爲折受者公屢格不與末乃引疾遞職 上嘉公不渝素守旋除公兵曹判書觀於此一事可以知公遭遇之盛蓋不特刺口論事而

已向所謂見田公之奏而知宋帝之聖者猶有所未
盡也公爲文贍濃婉委如其爲人詩亦有風致詩文
若干卷藏于家公初娶迎日鄭氏判書壽期之女再
娶南陽洪氏知中樞府事禹九之女皆先公卒贈貞
敬夫人三娶坡平尹氏進士昷之女公卒八日絶食
下從大臣建白旌閭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禮葬公
于鐵原陽谷負丑原尹夫人祔于前鄭洪二夫人遷
祔其左右一男養鼎文科大司諫一女適鄭東翼皆
洪夫人出也銘曰
寧考御極朝多藎臣藎臣伊何尊 主庇民公承老

成儼其垂紳進以侃侃退則循循　王曰汝忠調我甘辛迺試內外迺秉國匀迺期朝著以協以寅庶其陶鎔盎然若春天不慭遺公遽歸眞譬彼涉川折楫于津明良際會徵之絲綸彤管視此有煒他辰

墓碣

贈司宰監僉正孫君墓碣

余爲義興太守每朔望則率邑之秀士禮謁于學退至塾講論月以爲常其出入見學之門外豐碑屹然曰慕聖效義之碑刻其陰以銘問之則云贈通訓大夫司宰監僉正孫君起南字元善而有功於學故碑

之也余固已識于心後十二年乙酉余爲大司成則又與太學生講論於明倫堂中有一士卽義興之朴光輔與余講論於塾者袖孫君行狀請余爲文噫余與朴生前後會合皆於學而孫君之事又學之所賴以存余於是雖不欲文之得乎謹按孫氏密陽人新羅儒理王娶辰韓六部大人賜六姓而孫氏始大至高麗南征時兢訓以功封廣理君十一世孫斌累官銀紫光祿都集殿大學士政堂文學密城君是君之遠祖也曾祖諱義通政大夫祖諱蕃 宣陵叅奉考諱豐將仕郎訓導妣龜山朴氏士人榮集之女君以

嘉靖十八年己亥生少有膽畧常自韜晦處鄉黨油
油如也萬曆十九年壬辰倭大舉入寇所過燒殘列
郡望風奔潰君歎曰名不列朝籍執靮非吾職也身
不編行伍蹈刃非吾事也儒冠儒名以守儒宫使先
師之靈不辱於兵燹則吾之分修矣於是負五聖諸
賢木主且取庫藏經籍入縣東之船巖山伏石穴中
猶朔望焚香謁禮如平時及丁酉倭再寇又如之難
甫平構茆屋於山下龍仁亭畔以安木主採山蔬摘
野果春秋釋菜必誠必禮凡二載有半而後返于縣
學隣邑士聞之爭來取法是時君年五十四其功之

月日不傳墓在縣之某里某原至今行人指點爲君之藏嗚呼欒共子有言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世之爲士者執經問難孰不以斯言爲先務哉然當干戈搶攘其能致死所在如共子之言者蓋無幾焉况於千百世之遠乎郎孫君之心移之於親可以爲江華之負母逃難也移之於君可以爲張巡之罵賊不屈也且使之生際夫子圍於匡厄於陳蔡則其樂聞絃歌之聲不以外至動其中亦不異矣嗚呼不其偉哉萬曆丁未縣以君懿烈聞給田二項贍以官 肅宗己卯命立君祠于縣因循未行

後戊戌竪石學門之外以代其祠焉君有男曰昉曰晛曰昭曰暭曰暉女適朴宗章昉一男大孝晛一男盡孝昭二男誠孝誠弼而盡孝之後尤盛銘曰

嗟哉龍蛇國無學宮無匪眞無俎豆皆空一片乾淨船巖之中誰其衛聖有烈孫翁翁身歸土翁名齊崧螭首龜趺焜耀厥功長與學宮以永始終我銘斯墓來者無窮

知郡事吳公墓碣

吳氏世爲海州人高麗時有諱原倜父絅進士以孝聞時人以海爲少連大連之居而謂二連後一人祖

棰大護軍公之所歷職官無所徵譜牒則曰文科知郡事版籍則曰延安都護府使學教授古碣則曰朝散大夫永康縣監職官且然况其墓之所在乎甲申後孫山瑞檢古蹟知其爲奈州南山子坐之原而震奎復得仆碑於古墓前歎曰此吾先祖知郡事之藏也於是山壽山立彥復尚坤諸後孫修之閣之歲一祭之以古碣磨泐謀改樹焉君子曰吳氏其昌乎禮莫先於報本莫大於追遠莫難於修墓有過五六世已爲所不知何人而失其衣履之藏者多矣况於十數世之遠乎况於勝國之封山變川改荆棘叢而狐

狸穴乎今吳氏知所先又務大且難者其旨也必矣公娶知禮朴氏宗簿令瑜女三男蒙義開國原從功臣大護軍蒙禮虎賁衛侍衛右領護軍蒙智校尉司正皆有後蕃衍入我朝多世官其有文行者曰興門生員夢男進士皆遊栗谷牛溪之門有孝行者曰希尹重延泰鵬行大銘曰

樹拱而老兮石菭以側有來鄉秀兮俯仰躑躅桓桓豐碑兮易以新刻而今而後兮過者必式

判決事徐公墓碣

通政大夫掌隷院判決事徐公諱宗一字貫卿達城

人也遠祖諱閈高麗軍器少尹至本朝有諱彌性仕爲安州牧使贈封達城君六傳爲判中樞府事忠肅公諱湑佐 昭敬王受 顧命在七臣中事載國乘於公爲高祖也曾祖宗親府典籤諱景需祖司諫院大司諫諱祥履考贈吏曹叅議諱文博妣慶州金氏縣監廷望女公卽叅議公從父弟司評贈領議政諱文道之第五子而出後爲叅議公之子也公以辛丑九月十七日生壬子二月八日卒享年七十有二其年四月二十三日葬于抱川西面雪雲里先塋側戌坐之原初娶咸平李氏府使廸吉女再娶慶州李氏

寃之女判書忔之曾孫從公階皆封淑夫人不育以
族弟宗鎮第二子命孚爲之子一女適黃權命孚二
男健修侃修女李堯億黃權男仁默其以公官職行
治來求銘墓道者侃修也銘曰
徐起達城少尹爲先名德世襲圭組嬋嫣中世以上
厥派緜緜典籤之後寔惟蕃衍（叶尼然切）誕后 貞聖遂
爲戚聯公於國舅序則季焉天資俊邁器宇弘淵維
經維史亦既貫穿 先朝已巳罹車有遷公與多士
抗章叫 天誰罹刑配倬也居前公則脆臲臨歧悲
憐義重急難疇不謂賢公車不偶匪才之愆翼翼

明寢迺奉豆籩迺陞義盈迺掌燎燃嗟哉艱虞辛壬之年國有誣獄 宗社將顛從孫德修亦被辭連蘭之投火理固難全公曰歸歟雪雲之阡人言出處或以勢牽公郎屈意薄言周旋爰自殿中出宰湖沿六龍時升羣冤畢滌公有血疏 聖批惻然漢后有戒我儀我虔我其瞿瞿隨事愼旃綴彼閨則成此新篇嗽之 中壼鑑古嬚妍煒煒彤管則莫與肩薄從樂師遂判海堧臨退忠言懇欵离筵孰紊以亂孰圮以騫城池樓觀軍簿民田載新載飭以莫不堅秩滿移宰民猶曰遄遄加一年終厥烹鮮丁未之春徙于

醴泉鋤强禁暴曾不拘攣以其閒暇修戢戈鋋有誰
來言賊勢方熾公告營邑其書飛傳先據北山馬服
形便矧伊鳥嶺京國之咽誰用公策方伯黃瘖公臨
誓衆揚旐翩翩公來控扼伐鼓鼘鼘卒有病者公親
和煎人皆鼓勇敵旗可搴遂殲樞行安撫陣邊名不
紀券功拋鳴鸞誰哉勒石燕然之巔載陞于府淸民
來延行槖蕭然琴鶴在船殷其宿弊一朝頓蠲公卿
合辭惜哉棄捐廼錫緋玉廼儲旬宣言歸自光宿衛
蹁躚翔厥分更報于中權遂長隸院詞訟之專剖決
無滯如矢跳弦八條謨言累累其千　王庸嘉納積

弊以痊嗟壬之歲一疾遽纏來汝命九國事惓惓二月八日壽星晦躔或膊或祭奔走中涓從古外戚列于簡編游龍流水侈習難悛如公謹厚伊誰與駢式轂于後以會以玄我述銘辭牲石之鐫

翊衛司副率鄭君墓碣

余有弟自明有友子正二人者齒相比也志相同也襟懷皎潔相似也方年十七九從余講性理書精思奥義相發難塤篪和而宮商宣也其或分離則又以書質之時余窮且下得二人者與之遊甚樂不自知其窮且下未幾自明沒余誌其墓今子正又沒余又

銘其墓嗟乎子正之銘余者而余反銘子正哉子正名昌朝溫陽人鄭氏世貴顯獨七世祖磏隱淪放浪自文章性理以至天文地理醫藥卜筮皆通曉時稱異人號爲北窓先生不得年而卒父司憲府大司憲光忠娶進士尹敬宗女以崇禎再癸丑八月十四日生子正子正穎悟夙就生三歲尹夫人卒五歲與隣兒巖名者遊子正忽卜占曰巖有母余獨無人之無母者聞之莫不酸鼻九歲獻詩于槎川李秉淵大爲所稱賞十一歲從長史崔弘簡學爲古文辭其從余遊欲盡棄詩文一從事于經術余以爲經術文章非

有二也自漢始分古未嘗然於是子正又南走嶺之高靈見申維翰益治其文辭長一格歸出入庠序聲譽藉甚年二十一中生員二十三以太學色掌魁人日製將拆名考官詘而居第二　上召入見子正甚悅之勉以正士習是年春　上幸學大選經生子正以經學高明與焉陳中庸文義甚詳　上歎曰頃欲賜第恨未也三十授　長陵參奉明年陞繕工副奉事又遷　世孫翊衛司副率宮僚有以子正經術文章陳之者　世孫加見重焉書賜陳善閉邪謂之敬七大字子正歸藏其家因號其所居曰敬窩又明年

甲申子正年三十二初子正患痃癖之疾積十年不
效至是益篤自知不起措置家事與養親之道余聞
而驚卽往候之則子正盡出其先代行蹟托以墓文
沒之前二日作詩曰直道神明扶虛名造物忌種德
不見處樹恩不報地晝宵都妄想經營復何爲蒼天
浩浩大吾道亦如斯遂以七月十三日沒子正內行
甚飭事大憲公不惟色養而已凡其處世莅事多有
承佐裨益者與人交無問親踈一以和易皆得其懽
心至其心所期許者則不以死生易其行樂善好義
文之以識使其永年得有所施匪直爲一鄕之善士

而止嗚呼旣賦與之又從嗇之此余之所不能必於
天也子正以是年九月三日葬于南陽溫谷里先塋
下坐辛之原妻昌寧曹氏兵使允成女吏曹參判命
敎之孫一子一女幷幼有詩文若干編藏于家子正
之一二於是在焉亦奚以多爲哉銘曰
愚而壽壽也匪壽賢而夭夭也匪夭志其志學其學
守其守嗟士之名兮斯足不負嗟三十二兮顏回之
爲顏回年亦孔富

贈承政院左承旨愼公墓碣

建言有之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夫死等耳一時

之意氣有勇者亦能之其或事變相乘不在倉卒而矢死一心終始彌堅非平日有素定者不能嗚呼此其所以有難易之分也若故義士愼公諱溟翊於斯二者其殆兼有之乎當戊申之亂希亮熊輔諸賊起自安陰移檄居昌府府使申正模負母匿山谷中賊長驅入府收其旗物鎗劒抄掠村閭座首李述源遇賊不屈死之當是時賊急於移兵邑事無可付者以公有名鄉黨間恐偪强不從使數十人縛公至露刃脅之公知假守丁冉興聞變到近寺而李公先死已若又死則無與贊決其殲賊之功遂假以色辭如顏

杲鄉之迎祿山者賊信之卽引去公夜遣人再興署
已爲座首馳入客舍報賊情于三營檄義旅于一鄉
送別監李萬運請救于星州防營送別監李慶宗守
熊陽倉以待善山軍自激勵士民鳩器械北連尚州
兵以爲聲援分撥略定邑人稍稍歸集倚公以爲安
會奸民以其謀泄于賊賊還軍入境公子碩昌泣請
避鋭公叱曰豈爲草間苟活耶吾志決矣賊遂入圍
公將斬之邑民之爲賊脅從者多散去賊懼舍刃挺
擊之公怒甚罵曰吾不斬汝頭恥也何不斷吾頭乎
賊碎公衣塞口擊之益急肢體皆折血淋漓灑地公

殊死賊曳出之喘息僅如一縷在口吻者三日於是
左右防營軍至與公所糾義旅合破賊于省草峴詭
希亮熊輔等公聞之大呼曰吾無憾矣遂歿卽四月
四日也遠近聞者壯之輓誄以百數列邑多歸賵焉
是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府內某里某坐原公字南擧
世爲居昌人高麗太子太傅翼之後曾祖諱善明濟
用監直長祖諱慶楳考諱時中俱隱德不仕妣八莒
都氏鎭國女公以　肅宗丙辰十一月十三日生距
其沒年五十三娶河濱李氏生三子碩昌碩弼碩重
五女皆適人初朝廷贈公司憲府掌令贈李公司憲

府執義其後李公因大臣建白加贈大司憲立褒忠祠錄其子而公親屬少諸子零替未有以當時事暴於朝者一方士民多寃之屢爲言于巡營禮曹以聞加贈公承政院左承旨旌其閭士民又相議幷享公于褒忠祠事垂成諸李格不行嗟乎二公事何其與唐之張巡許遠類也夫張巡許遠戮力孤城相先後殉節使二人有靈亦必同歸而巡子去疾訴遠于朝不得幷祀久然後睢陽民始立雙廟此昌黎韓子之敍所以出也然二人之節因其敍焜燿千秋爭光於日月而所謂雙廟者欲求其遺墟亦不可得由是觀

之廟之有無果可輕重於二人乎令公之從孫道弘以公事實謁余而請賁泉塗余不敢以不文辭謹採摭撰次系之以銘曰

烈烈愼公有節有功官兵隨牒義旅聞風基玆首捷挫彼賊鋒延公一縷終見殲凶歸報李公泉臺之中永言隣近曰雙其忠

市隱韓先生墓碣

古之隱者類多隱於市薛公賣膠隱於邯鄲市韓伯休賣藥隱於長安市嚴君平賣卜隱於成都市彼其志與世長辭則山巔水涯其隱也乃自甘鄙事隱於

販鬻何也及考市隱韓先生舜繼之爲隱也則知其心未始屑屑然自見其隱又何市與匪市之擇哉嗚呼觀於此而驗其隱之高也先生字仁淑 宣祖時人始籍交河中世徙居松都果毅校尉萬齡其父也效力副尉義貞其祖也先生事母至孝病甘饌不給範銅爲市其爲器精緻價且不貳買者日之先生之市而不之他匠他匠往往失利先生卽曰利其可專乎讓不之自居嘗購銅鼓鑄有金躍於爐諦視之銅盡金也卽輟其鼓鑄托以銅麤悉收還其主於是先生之爲市不遠於道而售其直僅取足母養有餘則

須諸族戚之貧者母嘗疾亟醫云非玄鴿不效時夜將半先生彷徨道路惻惻然悲泣有人袖玄鴿過之曰夢一老人告我以贈君也及母歿先生三年不鹽菜盡去其爐冶型範終身不復向市是先生之市以母故市也先生雖業於市然律己甚嚴家人有過不與之言使自恐懼畏服夜則張燈爐側讀古人書其有意會發而爲詩多奇偉可誦者徐花潭敬德知先生可與適道要入山講劘先生辭以母老一時賢人君子如李文成公珥成文簡公渾常以道訪之傾蓋至日昃其稱市隱蓋自兩賢發之也留守鄭彥智將

以先生行治聞于朝請蠲征役先生曰不可有戶則征有身則役民之分也民不征役惡乎爲民哉復以其三子屬之正兵曰分當然也是先生之隱以分故隱也先生年五十九沒沒之前告家人期沐浴正席恬然而逝赤氣滿室三日乃滅四耐翁安慶昌與先生相友善歎曰異人之死固有異於人也墓在松都之某里某原　肅宗丙寅留守李墍竟以先生行治聞旌先生閭今　上己未留守鄭羽良又以先生行治聞又贈先生司憲府持平先生娶金山白石斤之女生三男應忠應廉應勳孫曾多不能悉記應忠之

孫遲以孝旌閭遲之子泰鎭又以孝稱余嘗尚論古今隱者喜先生之隱不騖虛遠而篤實也戍君大中好古博雅士也因泰鎭之子孝世得先生事頗詳請余銘先生之墓噫戍君之欲闡發者余其可以不文辭乎異日太史氏爲隱者傳安知不有徵於斯文也遂爲之銘曰

隱有隱市其隱大隱隱有隱野其隱小隱小隱之隱隱然後隱大隱之隱隱而不隱嗟市隱隱不隱其隱不隱其隱其隱大隱

季父牧使公墓碣

夫言而可信雖子弟之贊父兄人不以爲私言而不可信雖使鴻儒運意大匠命辭人未必以爲公故歐陽子之瀧岡阡表至今家誦戶讀而凡漢唐螭首龜趺之刻十不能傳其三四此我季父牧使公之碣命膺妄爲之文也公諱宗壁字國寶大丘府之達城人也以高麗軍器少尹閈爲鼻祖入本朝圭組相襲至判中樞府事忠肅公諱湑益大以昌寔於公爲高祖也曾祖諱景需達城尉祖諱貞履南原府使贈左贊成考諱文裕禮曹判書贈左贊成貞簡公妣贈貞敬夫人全州李氏漢城判官贈吏曹判書尚淵之女公

早失怙恃我先妣李夫人育之我先考文敏公誨之故公父事文敏公母事李夫人至衰暮如一而於命膺兄弟則視猶已出自幼學以及舉業公皆提誘之故得公所存不後於人每見公端凝粹潔望之如清廟瑚璉襟懷和易色笑可親無一毫傷人害物意故人皆樂願爲之交所在戶屨常滿雖終日談論亦未嘗一與人較爭或有及人過惡者則公沉思良久曰吾所不爲也敢以是疑人耶公既稟愷悌篤內行而又工於辭章年二十五舉進士自是連不得志於公車三十三補童蒙教官以 祔廟監造勞陞六品除

掌樂主簿戶曹佐郎出爲聞慶縣監因事罷復除戶曹佐郎正郎又出爲淸道郡守遞爲宣惠郎又出爲利川府使黃州牧使遞爲宣惠郎間除金城縣令不赴遷戶曹正郎又出爲三陟府使遞爲儀賓都事司饔僉正隨駕至溫泉行在除溫陽郡守卒于官辛未五月十六日也距公生丙子九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六凡公所居官職皆有成績爲敎官訓誨甚勤多有顯達以文名者爲戶曹宣惠謹管籥明簿書守舊典不撓而事治提擧以爲賢除外邑輒啓留之爲守宰約己節用寬以御下聚邑士課學多成就者比還

士民遮留不得則磨崖頌之然公之志不屑于此常欲立朝踵先武以展布其蘊故雖當朱墨鞅掌道塗行邁之時日賦駢儷一篇呼燭寫成而後已以是公之駢儷獨步當時每入場屋士無論知與不知必輻輳於公問其鋪置公口語手草略無倦色凡解額泮製公未嘗不與臨當賜第則輒巧屈居下故每拆號諸考官相顧愕貽　至尊屢中朝嗟惜公亦自知無命晩乃浮沉科官與同志士四五人結爲詩社酣觴酬唱槎川李秉淵有能詩聲得公詩歛衽曰畏友也其隨駕溫陽　英考將回鑾召公語曰予日望爾之

登朝以爾無命至于今潦倒然爲國事大小奚擇令
溫新經行幸非爾無以蘇其殘爾且勉之公感激
聖恩夙夜匪懈在溫未幾竟以勞告終是年七月二
十六日葬于長湍金陵里負乙之原配南原尹氏郡
守翼駿之女有二男命敷生員郡守命敏進士今牧
使三女適郡守沈鑌判官尹遠東李敬寬命敷無嗣
以命敏子洛修爲之後一女縣監李義逸命敏三男
洛修潞修爲命膺弟今左議政命善後淇修三女李
田秀趙呂鎮趙濟明外孫男女若干人公之卒今且
二十有八年命敷嘗使命膺爲公碣文其言不啻屢

矣竊自念碣亦古之碑率而碑率銘之始也記曰銘者論撰其祖之德善則以子弟碣父兄未必非禮然漢唐以降分表與碣碣必待當世立言者之文有非子弟之責故未敢遽下筆欲得一二可據之已例然後始乃成文俯仰之間命數已歿矣今命敏手公遺事治石以告曰以子而文其父之神道者有矣夫以弟而銘其兄之神道者有矣夫况子方爲太史銘其任也於是灑淨濡毫謹敘平日所見聞系之以銘曰

命在于天匪力可求修在于人唯己乃謀君子得失何喜何憂瞻彼竹簡今古一丘獨有令德不磨而留

窈廓湍阡谷深且幽我公所宅小子是鍬鍬之維何言不實浮樵爾拋鎌牧爾停謳永言無毁山長水悠

仁川府使贈吏曹參議李公墓碣

余讀漢史至朱雲以散冗求見請劒梅福以布衣上書詆權幸未嘗不掩卷太息曰忠義之動人如是哉千載之下聞二子之風尚且激昂感慨朝莫相遇況於當時去二子不遠者乎班固氏爲二子傳略其細行載二事特詳誠以爲觀人當觀大節大節偉然則餘可不言而喻也今德水李公諱命達之玄孫一鎮以狀來曰願有以銘之噫李公之事何其與二子似

也傳雖匪吾任其飾公麗牲之石者敢辭諸謹按公
字汝顯高麗中郎將敦守之後七世祖領中樞府事
邊累典文衡名聞中國曾祖諱致司諫院獻納與李
瀷同死於乙巳士禍祖諱師聖司饔院正考諱廣進
勇校尉妣宜人文化柳氏右贊成輕之玄孫大護軍
重昌女也公以萬曆丙子生丙午中生員癸丑光海
主政益亂姦凶倡爲廢　大妃之議公慨然與士友
持劍伏闕上疏其略曰賊臣李偉卿鄭造尹訒等肆
爲悖惡乃敢曰母子之道已絕其將以國母待之耶
誣引經史傅會凶說必廢而後已嗚呼　慈殿非議

之母也乃殿下之母也一國之母也凡人有母被人
侮辱則勃然奮怒思所以報讎匹夫尚然在殿下無
聲罪之舉乎在臣民無沐浴之請乎誤殿下者造訕
等而殿下不之悟陷殿下者造訕等而殿下不之罪
人心疑懼正論愈激若不斬此三賊則倫紀斁絕國
隨以亡矣疏入光海主猶不罪公姦凶嗾館學停舉
削籍公即携妻子入太白山家焉癸亥 仁祖改玉
徽公爲 慶基殿 永禧殿叅奉司贍寺奉事丁卯
建虜大入乘輿播越百司皆棄其藏公盡輸所掌器
物于行朝無所遺遷司饔院奉事宗簿寺直長勸提

舉奏從　璿源錄于名山以防兵燹之逸後著爲例
陞司饔院主簿　陵廟祭器經亂散失者公皆補鈌
以贍其用除工曹佐郎朝議謂公可薦入臺省洪公
瑞鳳時秉銓因人致願見意公終不肯出爲振威縣
令縣多士因都事醉失言呈文欲鳴鼓反以此罹罪
公卽投紱徑歸士民乞納米三百石借公不報乃勒
石紀蹟丁丑大駕在南漢起公爲龍仁縣令戶曹判
書李溟又辟爲運糧差使員虜中爲之語曰白頭使
君可畏遂以治行第一陞朔寧郡守策應虜使大爲
殊俗所敬服　上數引見公賜表裏命加一年於朔

寧尋移安山郡守京畿監司朴䉕又奏公治行第一
陞爲仁川府使明年以湖南米綱至境臭載坐罷久
之除司僕寺僉正以老辭遞甲午二月六日卒壽七
十九是年四月葬于陽川之月邨丙坐原公爲人峻
整有器量年十七父母皆歿於倭亂自是公每夜交
睫見父母在前覺而涕漣漣下不成眠事寡嫂若母
周宗族之貧窮物我不形當國家多難凡公所辦理
動輒中窾朝廷必欲用公然公一不容當路造請往
往觸忤取怨以故筮仕三十年竟棲棲墨綬公嘗自
言死生天也吾不死死於壬辰又不死於癸丑又嘗浮

海舟覆獨免墊溺人有徼幸榮利以力取必何哉嗚
呼亦可以觀公矣配醴泉權氏直長慈明女也先公
十三年卒祔公墓左五男曰莅曰荷曰蒨曰蕿曰葆
牧使四女柳翰曹頊沈儒宏尹善老內外孫曾三十
餘人公歿後至 顯宗朝承旨李端夏白于 上贈
公吏曹參議李公即澤堂植之子而光海實錄澤堂
成之載公疏無疑也然我國史館異於宋未有立傳
之法傳與實錄詳略自不同余故於公墓文樂聞之
記以俟後之爲公立傳者擇也銘曰
猗嗟李公國之綱常誰哉鍾鼎助彼亂亡公位雖屈

公道則光煌煌典章垂此千霜我文貞珉屹于阡傍
土有時頹名與水長

保晩齋集卷第十一終

保晩齋集卷第十二目

墓表

墓誌

保晚齋集卷第十二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墓表

先考文敏公府君墓表

公諱宗玉字温叔大丘之達城人也考諱文裕禮曹判書貞簡公妣貞夫人全州李氏以公原從勞贈考左賛成妣貞敬夫人貞簡公之藏實在長湍金陵里有表與碑而我徐之世德終始詳焉公以　肅宗戊辰生十九年而孤又十二年舉生員進士以蔭補官又六年實爲今　上元載公擢庭試乙科授成均典

籍戊申自龍岡縣令召還出入華膴位至正卿階至資憲而其所歷內職則玉署喉司國子諫院憲府京兆六官之長也外職則海西湖南關西北京畿觀察使也兼職則春坊四學經筵春秋藝文提學左右賓客提舉槐院芸閣籌司惠局也公旣歷試內外憂勤庶事及夫季年　上修明憲章一坪公裁之遂以勞告病壽五十八以乙丑五月二十九日終朝之薦紳大夫咸咨嗟涕洟所莅營邑巷哭相聞士民齎香來奠　上尤悼惜曰某忠厚寬大戊申之亂予服其先見今盡瘁死矣又數問某有弟繼其兄否有子肖其

父乎丁卯命膺以　東宮洗馬入侍　上呼語之曰汝父乃心王室吾至今不忘今見汝若汝父之見太常議謚文惠文敏　上曰是嘗應事有功可予文敏嗚呼此可以觀君臣矣夫人德水李氏左議政忠憲公集之女以賢淑稱于宗黨母夫人病刲股血以愈事君子無違禮封貞夫人先公卒四年矣以公合窆于夫人之墓卽貞簡公墓東負巳原也擧四男曰命翼早歿無嗣以命膺子浩修爲後曰命膺曰命善曰命誠一女適生員李徽中內外孫若干人公之葬相國趙公爲碑神道且題其墓而不肖略述公踐履又

敢備載　聖言如此庶後之求公者於斯乎可徵有不待不肖之私言云

豐德府使徐公墓表

徐公之姓也命茂公之諱也美卿公之字也達城公之貫也高麗軍器少尹諱閈公之遠祖也判中樞府事忠肅公諱湑公之五世祖也宗親府典籤諱景霈司憲府監察諱匡履工曹佐郎諱文緯學生諱宗耋公之高曾祖考也陽川許氏進士樸女忠貞公琮七世孫公之妣也辛酉三月二十六日庚申十月十七日公之生卒也戊戌庭試武科御營哨官武臣兼宣

傳官中樞府都事都摠府都事經歷御營把摠兼運餉郎訓鍊副正嘉山郡守大丘營將釜山僉使豐德府使此公之科宦也外若愿慤內蘊智略其爲把摠當戊申亂軍餉之在江倉者發錢貰馬一日盡輸城內尋領軍以助南征兵部伍整齊至銅雀津寇平乃還其爲嘉山郡有隱結公謂身先欺國欲吏勿欺得手盡報之辦穀千餘石賑民之飢辦錢數千緡充邑庫以蘓邑之弊卽校之西築興學堂選士居業至今不廢及歸民爲碑頌之其爲營將務以恩信得將吏心治盜不煩刑杖率以鈎距得其情及歸亦爲碑頌

之此公之居官施設也少業文爲養親從事跗注及出身親已没常以祿不逮爲至恨服食務極寒素凡祭祀墓碑之費則竭力營辦友愛篤至俸祿悉入於二兄至白首如一平居杜門雖親黨之居要津者亦不之訪決科二十餘年官不及制閫泊然不以爲恥晩欲挈家入峽以終老焉竟未果此公之居家行治也淑夫人平澤林氏處士以興女有婦德後公二十二年壽八十六以終祔葬於公公之配也楊州蕁澤里坐乾之原公之墓也辛酉十月十七日公之葬也二男必修赫修皆武科府使一女李瀩側室男煥修

必修男有玉女趙光炫赫修男有和李瀰男奎彬公之子若孫也記之者族弟弘文館副提學命膺也書之者族侄吏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志修也時皇明崇禎紀元後三甲申某月某日也

通德郎林君墓表

昨歲丁亥余以罪謫守甲山令嶺南觀察使李溵穉浩以書來曰噫士凝氏歿矣昔吾內外兄弟五人長者已冠少者甫丱角皆學于我先祖忠憲公四人者嬉戲言笑不甚勤于業獨士凝氏容止都雅淨掃一室左右書籍手抄口誦以夜繼晝不之止焉時吾兄

弟雖其嬉戲之間若論他日能不負忠憲公之教者必推士凝氏爲先今吾輩策名朝端致位至此而士凝氏生不成其名歿又不得下壽悲乎惜哉理之不可推也如是夫其闡發幽微詔之來後者顧不在於吾輩乎子其紀之余曰然使吾而在京者稚浩之言吾先之也其敢辭諸然吾以爲忠憲公之教士凝氏不負之矣何則忠憲公之教顧不在於孝與忠乎忠孝一理能盡於孝則忠可知已士凝氏平居事父母愉色婉容能竭其力及承旨公之疾士凝氏不解帶扶護二百日如一夜則沐浴禱天願以身代刲其股

又刲其指灌血以回甦者凡七八旣遭艱非甚病不
去衰麻哀毀骨立竟以多失血半體偏枯不能自起
居飮食服闋歸廣津之亭承旨公杖屨之所見一草
木則曰此吾先君之所嘗植也言訖而涕見魚鳥上
下則曰此吾先君之所嘗樂也言訖而涕又嘗語人
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者大夫之孝也躬耕力穡以
養其親者庶人之孝也我今支體不爲我用上不能
爲大夫之孝下不能行庶人之孝反以口腹之累累
于偏親生亦何爲言訖而又嗚咽不已由是家人皆
諱言養親事丁亥母夫人年七十三疾病士凝氏雖

不能自起居飲食然猶不解帶指揮藥物及母夫人喪水漿不入口絶而復蘇者數竟以母夫人之喪之越一月終是士凝氏之疾以孝也其歿以孝也况其平居未始一日忘孝古之君子亦或難焉而士凝氏能之此雖天賦亦由忠憲公之敎之有以然也使士凝氏出而仕于朝其忠也亦由是已矣夫官達人也忠孝天也君子當論其在天者而其於在人者蓋闕如也士凝氏抑又奚憾此余所以爲忠憲公之敎士凝氏不負之矣士凝氏生以乙未十一月八日歿以丁亥十一月五日葬以丁亥十二月一日墓于廣津

里乾坐原士凝氏姓林錦城人高麗上將軍都指揮
使庇之後曾祖翊衛司副率諱宗儒祖長城都護府
使諱世良考承政院左承旨諱象老妣德水李氏議
政府左議政諱集之女議政公卽忠憲公也士凝氏
娶禮曹判書宋戍明之女賢明敏達御家有法以士
凝氏病五年扶護亦如士凝氏之於親也以是得疾
已先歿于己卯五男錫喆樂喆允喆文喆濬喆一女
鄭毅然令錫喆等以狀請書于石遂錄其與稚浩相
往復者歸之乃系以表表曰
嗚呼此孝子林君諱命浩之墓也人孰無父母亦孰

不欲孝於其父母同德相感無間今古吾知登斯丘覽斯文耕者停其耜樵者停其斧更千秋與百世兮夫孰毀傷其墳土

季弟自明墓表

長湍廣明村艮坐之原高三尺者是爲達城徐君命誠自明之墓也君之沒趙忠孝公顯命識其墓曰君有志有行不幸短命死又無子悲夫君幼負氣奔放若不可羈束稍長忽折節讀書不屑爲舉子業蓋其志欲有爲也其二兄皆佳士也與君論經旨常自以爲不及也君自傷早孤露以所以事父母者事其兄

與嫂雖篤於孝者無以加焉君吾壻也君死其兄泣語吾者如此嗚呼君之爲吾壻董六年耳始迎君吾前已喪配不成家雖一女甚憐不能數邀置君甥舘未幾君又遭艱喪闋則以吾女歸君之宿留於吾家可屈指數也吾每見君容止端凝眉目明秀爲可愛而已未詳君所存如何也君前死數月避癘吾家間以士君子出處大方問於吾吾於是始知君志尚之有在也然未及竟其說而君遂死矣君死未殯吾女請於君之兄曰夫子好禮請以禮歛夫子也夫子好儉無以厚歛爲夫子累也嗟乎吾女稚昧豈有知識

哉乃君之篤於行而孚於家者然也君生於辛亥終於庚午考吏曹判書文敏公諱宗王妣貞夫人德水李氏左議政忠憲公諱集之女也世系之詳在祖考貞簡公神道之刻云始君權厝于金陵里貞簡公墓右麓且未及立後故趙公之言如此無何以命膺之第二子瀅修爲後於君瀅修文科今弘文館校理有三男一女并幼今　上己亥二月十八日瀅修遷君之葬葬于廣明村泣而請曰願有述命膺曰吾兄弟三人羣居講學趙公時來叩之所謂常自以爲不及者是也今以趙公之所以爲識者識之而吾銘之其

叔兄書之於逝者之心得無恔乎遂書此使紀諸石

銘曰

羅山金阡左右崇岡子兮宅親終焉允臧神理孔昭

永言在傍千秋萬世雲仍其昌

自表

宋程伯溫自撰墓誌明劉時雍自撰壽藏記皆以後

人之溢美爲深恥然古者進受國寵退銘器物所以

不忘君恩翁之自表亦此志也翁姓徐名命膺字君

受初號恬溪達城人祖諱文裕禮曹判書貞簡公考

諱宗玉吏曹判書文敏公妣貞夫人德水李氏左議

政忠憲公諱集之女翁以 肅宗丙申五月二日生
英宗乙卯生員甲戌文科歷事 兩朝二十有七年
今 上庚子致仕辛丑翁子浩修以直提學侍 上
于奎章閣 上從容教曰卿父立朝晩節之特著者
三拒厚謙文苑之薦而戚勢不能奪一也沮國榮復
入之階而身自嬰其鋒二也家有賢弟一乃衛社之
心而與國同休戚三也可更號保晩齋翁聞命感涕
曰古人於壽常爵命尚云生托榮名死題墓道況
聖人一言炳如日星可以爲百世定論乎吾死之後
勿樹豐碑只以短碣書曰保晩齋徐某之墓足矣翁

娶完山李氏樗村先生廷夔之女偕老五十有七年
從翁爵封貞敬夫人丙午十一月夫人歿浩修等卜
宅兆於長湍金陵里貞簡公墓右麓坐壬原虛其右
爲翁之壽藏翁曰可以記也乃援筆作此以與浩修
等其卒葬年月不用程伯溫缺字之例者以浩修等
當有追識也翁有二男浩修文科判書出爲伯兄後
瀅修文科承旨出爲季弟後乃取從曾祖兄命長子
澈修爲子生員直長四女叅議鄭文啓朴相漢李宰
鎭宋偉載浩修四男有本有集弁生員餘幼瀅修三
男有欒餘幼澈修無子取有集爲子朴相漢一男著

壽文科正字宋偉載二男幷幼銘曰
鶴山之下爰有崇岡土潔泉甘我徐世藏生旣履露
歿又侍傍廼順廼安終焉允臧嘉號題墓豈伊夸張
匪常之賜報以匪常

墓誌

季弟自明墓誌

先君子有四男長早卒季曰命誠自明自明容姿祥和眉目明秀爲人坦直寬裕克肖先君子先君子常曰大吾門者兒也自明幼有奇氣喜馳逐奔放若不可繩以法及先君子卒自明忽自奮厲斂飭一就于

規矩事余如事先君子眂余之妻如眂先夫人出入必告左右服勤雖篤於孝者無以加焉余旣悲自明之志而知自明有爲也自是兄弟三人日夕羣居以讀書講義爲事盖自孤露至今六年之間寢食興居未始一日而離每相聚談論自明之韶音琅然盈室精思妙悟常出二兄右余於是知自明必能不負先君子之言而爲其氣高意遠欲令從事舉子業自明慨然曰他人不足言吾兄尚不知吾志耶勸益勤守益堅駸駸乎有進而自明歿矣嗟乎人之難得乎天者材也天之難得乎人者志也天能以人之難得者

與人人能以天之難得者徇天而天乃不假其年使
卒無成何也先君子之藻識而有不驗歟余之獲戾
於天而延禍於其弟歟噫嘻其可悲也我徐出於達
城世次具載先君子墓碑先君子諱宗玉吏曹判書
謚文敏公妣貞夫人德水李氏左議政忠憲公諱集
之女妻豐城趙氏領議政顯命之女自明以辛亥三
月二十八日生庚午六月九日歿臨歿嘆曰大丈夫
生世間且不成一藝之名矣葬以其年八月二日府
曰長湍里曰金陵始吾兄弟登先君墓見其右麓迤
邐向北又西出于左麓之背纍纍如壇墠余指以語

二弟生既同居死可共埋於此至是卜其負壬之原爲自明兆且書其始終納諸幽竁銘曰
嗟嗟自明胡賦之豐而奪之速鬱其大志斂之一木窈廓新阡有三其宅百歲之後可以續此同居之樂

贈刑曹正郎趙公墓誌

昔者聖人之言孝曰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能是五者孝無憾矣若銀州趙公諱義格之孝亦幾乎哉公字公允開國功臣胖之後父廷晉母皇甫氏公以仁祖乙酉生自幼以孝聞非爲養不離父母之側省定起居務

謹其節文居則致其敬也出遇美味懷而歸薪於山漁於水以爲父母養父母憫其勞公卽曰夫是而後心安心安身可安也父母悅母與里媪善公迎媪于家使其妻與同飲食盡母之歡養則致其樂也父有疾三載公爲壇于堂北夜必焚香泣禱風雨寒暑如一也病革斫指血父得不死五日病則致其憂也居喪廬于墓晨夕哭之哀聞者多歎息泣下喪則致其哀也祭必躬自辦具有以非義饋者不敢以用於祭祭則致其嚴也公武人也其於聖人之言未必盡其義蓋其天資近之也然公少學書有才爲悅親暫就

弓馬業一舉中武科遂不復仕進是其爲武亦以孝而已公以 肅宗庚子九月三日卒葬于黃岡朱靈山負巳原妻水原崔氏祔焉四男世琦裕璟世珩世瑚裕璟子聖揆世其孝者也今 上十二年鄉人列公行聞于朝贈刑曹正郎二十有五年又以贈官未足以盡公行又聞于朝又命旌閭今聖揆以大學士南公銘來請誌余聞孝原於百行故言孝卽其餘可知已公嘗於 國哀食不肉三年餘行可紀者宜亦如此惜不傳也銘曰

有幽斯竁孝子攸宅我銘昭之來者其式

贈貞夫人漆原尹氏墓誌

從余遊者鄭子正賢也余因子正之賢而得其母夫人之賢又因其母夫人之賢而知子正之賢有自也令子正以其母夫人之銘托余噫余所詳也其可以不銘乎夫人尹氏郡望漆原十世祖弘文館直提學碩輔當燕山時以直道竄及至　中廟累加襃贈曾祖諱敘績戶曹正郎祖諱志和司諫院正言考諱敬宗成均進士妣林川趙氏司諫院司諫顯箕之女夫人以　肅宗辛巳六月十八日生早失父母育于姨母李夫人端莊有儀度不妄戲笑李夫人曰女賢矣

哉十七歸于今大司憲鄭公光忠以所以事父母者事舅姑務盡其歡心聞小兒呼爺呼孃輒爲之泫然益致誠敬於舅姑舅姑曰婦賢矣哉進士公無嗣宗黨無可後獨其從父兄監司公敬龍有三子夫人泣請過房不食者屢未幾監司公卒一子又卒然其家人猶感夫人之誠竟以其季爲進士公後宗黨曰夫人賢矣哉癸丑疫癘大熾大憲公之兄及二侄相繼沒而大憲公且濱危累月夫人晝扶持調藥夜齋沐禱天又以其暇指揮婢僕治紡績得錢數百緡將以營歲制之具及大憲公疾瘳則遂以其有送助大憲

公之兄之祭大憲公曰妻賢矣哉大憲公家素貧自
夫人歸凡酒漿織紝以至書策試楮莫不賴夫人十
指故大憲公不自知其貧及夫人得微疾自度不起
預治殯斂之服雖至身圽亦不煩大憲公憂即乙卯
正月十日也得年三十五後用大憲公貴贈貞夫人
嗚呼夫子稱賢宗黨稱賢舅姑稱賢鞠育之姨母稱
賢斯其賢不亦可書也乎初葬陽川烏鹿洞先塋側
庚辰改窆之南陽屯之串坐酉原一男昌朝進士翊衛
司副率即向所謂從余遊者鄭子正也銘曰
善在躬報在後銘在石垂在久

吏曹判書忠靖李公墓誌

崇政大夫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知經筵春秋館事同知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世子左副賓客德水李公以己巳五月二十三日卒卒之前日公走人招命膺至則見公凝坐治太僕馬政又閱籌司簿牘神閒氣靜細大不遺事已徐語之曰吾死矣有命焉藥何能爲汝其留視後事翌日命醫切脉醫云勝旣出公顧命膺以手指腹曰氣自下升上勢且急醫之言妄也命膺請與夫人訣公始難之旣而曰可矣夫人出公曰無憾也可卽入去令人扶臥恬然

而逝嗚呼處死生之際凡人所難故觀人者必於是焉若公之終其從容正大如此非其所稟之厚所守之確而能然乎君子以是知公於寛樂令終可庶幾焉其年七月二十二日子瀫等葬公于楊州海等村亥坐之原後十六年太常請謚公曰忠靖 上可之於是瀫等以命膺詳公本末令考次公之世族官爵事行爲誌于墓謹按李氏遠有代序自中郎將敦守六世顯高麗其入我朝工曹參議揚司諫院司諫宜茂禮曹判書安訥俱以文章行誼相繼蜚英於是李氏遂爲世之望族焉公諱周鎭字文甫曾祖司諫院

大司諫諱柙祖漢城府判尹貞翼公諱光夏考議政府左議政忠憲公諱集妣貞敬夫人安東金氏郡守壽賓女右議政文忠公尚容之曾孫公以 肅宗辛未生甲午中生員國家當辛丑壬寅之際奸凶濁亂有賊臣柳鳳輝者投凶疏謀危 儲位忠憲公奮然請討及癸卯誣獄設僞科公則不赴大爲羣凶所憾嫉囑泮儒罰公語極悖戾鳳輝子㢸垣嗾其黨構誣忠憲公及公禍且在朝夕人皆危之公略無懼色及今 上初年公擢增廣丙科分隷槐院歷藝文館檢閱待敎奉敎成均館典籍兵曹佐郎正郎侍講院說

書兼說書弼善兼弼善文學司書司諫院正言獻納
司憲府持平弘文館修撰校理副應教吏曹佐郞正
郞司僕寺正別兼春秋兼校書校理西學漢學教授
間爲問禮官京畿暗行御史丙辰進階通政承政院
同副承旨轉陞左副司諫院大司諫成均館大司成
禮曹兵曹刑曹吏曹叅議間出爲寧邊府使公洪全
羅觀察使庚申進階嘉善工曹刑曹戶曹禮曹叅判
承政院都承旨漢城府右尹司憲府大司憲兼承文
典設司饔提調備局有司堂上良役查正堂上間出
爲平安觀察使甲子進階資憲吏曹兵曹禮曹刑曹

工曹判書知中樞府事兼內局奉常繕工宣惠司譯平市司僕提調間出爲京畿觀察使丁卯以皇壇敦匠勞進階崇政判敦寧府事以終其一官累經及例兼者不書也公當戊申亂以內史侍 上上屛左右與諸臣論機密至曉罷諸臣皆退公獨不退 上怪問之公對曰此何時也使左右無人乎 上稱善曰由某門至某門呼之當有中官應聲至則可退也訓鍊大將李森請辟左右奏軍機大臣以下皆起公曰臣秉史筆事大小皆書也森又索筆於公書奏密語公正色曰此史筆也何得取之自出師至戡亂入侍

無虛日其倉卒周旋如此公以幹局推重儕友間時
國家經費日艱廟薦公久任兵曹軍色郞有吏詐爲
簿盜軍布二千疋公按簿得之夜召吏示簿吏戰慄
求死公曰毋恐也所以示者欲若之無死明日可卽
入庫於是吏如其言公亦不復問一曹憚其威明其
雅量鎭物如此公在春坊以　世子志慮未定請服
御器用無過侈帷帳屛壁毋藻飾以古者儲貳敬孝
繪爲屛障朝夕觀省講學不拘儀節就其寢處引宮
僚尋繹討論以開悅豫之志其在臺閣請三局保米
添載稅船以省轉輸之勞三都羅穀停其未捧以紓

倒懸之急宮女選入嚴飭簡取以防罪人女潛入之
弊又因竄補言者極論　聖人一言一動遠近瞻仰
絲綸一播必爲斯言之玷又因旱災求言極論過明
而流於察小自多而易於輕下文質互變緩急易置
以省事爲制治之本以息言爲御世之要用舍之際
意向難掩動靜之間體段有乖辭令多費或歸煩複
精神易使斁有湊泊雖納節用之言而會無大布大
帛之心欲爲蕩平之治而未有會極歸極之效廈氈
講論徒聞空言廊廟討謨未見實績事關　聖躬則
皆懷觸忤之懼語涉異己則恐被挾雜之誅其張目

論列不過抉摘細事暗濟已私虛僞之風滋而直截之氣息其在經幄陳六條之戒一曰敬天以迓景命二曰恤民以固邦本三曰典學以廣　聖智四曰納諫以開言路五曰任賢以責成效六曰振綱以正百度縷縷各數百言其質直敢言如此公爲寧邊課文講武捐俸廩繕戎器建庫儲穀爲水旱備臨歸士民賦詩送餞有泣下者及爲湖西則民多豪右牒訴雲委雖聰明過人者亦十遺其五六公至則擇吏之能者各授之事善有賞不善有罰公又以威重臨之不勞而治蓋用汲長孺治淮陽之法也其按湖南俗狡

悍不受制公廉得黷倫敗俗者四人徇于市立斬之一路盡慴無敢不如令者於是嚴考課之法罷徭役之繁以其羨餘修希賢堂置田贍廩令多士肄業會一新賊梁纘揆聚徒山寺謀爲不軌公諜知之盡捕首服獄具以聞公又懼其擾民躬至一新爲文以曉之座間得一書有蒸魚匕首之語公皆火之卒無問其按關西巡至順安縣縣有獄久不決公反復累日一反前案人皆稱快後有朝士謫過順安里媪夜設祭遺以祭餘朝士怪問故媪曰亡夫之寃李公雪之每當獄決之日具饌祭李公今公京大夫也京大夫

之祭餘宜饋京大夫故饋之也其爲治剛決如此初
公懲辛壬黨伐之弊言議務尚和平及入經幄屢以
蕩平之說眷眷然爲 上陳之 上亦虛佇開納嘗
臨筵嘆曰昔先卿枚卜豈無他人顧世風澆漓欲得
忠厚謹實之人而鎮之使先卿而在也世道今若是
乎先卿之子又如先卿須以忠厚謹實事予若先卿
之在也且將有大用公之意公益自感奮以祛黨爲
己任而於取舍之分不得不嚴其爲御史刺舉龍仁
縣令沈鏵其爲湖西伯當李光佐入相公又逡巡去
朝於是黨光佐鏵者四起方公在湖南持平金硡劾

公極口誣衊賴　上察其媒孽臺諫李彙恒又言之
硋坐廢累年而公則柄用如初每言于朝不可以論
人廢硋人皆服公量盖公之受人齮齕者以公平其
結知　君上亦以公平及公擢冢宰　上爲開經筵
命公入親讀周禮天官冢宰曰命冢宰故講冢宰也
於是公每赴政未明而起整冠危坐曰曉漏未盡天
色欲明正好權衡人物古人夜氣之說有味也抑躁
競絶請托不以好惡偏係士論稱平居亡何有爲言
用人不可廣者又勸公主張名論公曰嚴處當嚴闊
處當闊纔有主張恐激成一黨其持論有本末又如

此嗚呼公以一身當頹波四激之際內承庭訓外聯同志贊襄　王猷終始不渝雖衆鏑交至　主知愈隆於上平步亨塗遂以富貴終焉若公豈不爲一代之巨人也哉公少遘疾幾危長老曰毋憂也其漫興詩有云風回小榻收碁晚月到長廊倚枕高它日未可量也蓋自公少時人之所期已然云配貞敬夫人驪興閔氏左議政文忠公鎭遠女賢明淑哲多內助焉公之卒哀毁不勝喪特命旌閭生卒皆後公一年祔公墓左三男長即瀫文科吏曹參判次瀰文科大司諫次潡縣監一女縣監洪益喆內外孫若干人命

膺於公爲姊之子自㓜養育又多在公門今於幽堂之誌不敢爲夸辭以負公平日之知謹最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公貫德水世襲簪裳非直簪裳名德文章尚有潛光濬發彌長曁公兩世遂大以昌噫彼朋淫國之斧戕有不矯革殆其淪亡文弊質承從古異尚矧伊皇極王道之綱羹則有鹽川則有檣公於斯會邦家之良天方試公醫此膏肓孰喧孰啾如蜩如螗公心不激正笏周行蕩蕩平平繄我康莊輕車脂轄良馬飛韁功未一簣樹稼何殃 聖盧失鑑 王淚有滂公亡

九載公志彌彰愚公兩世 聖有襃張襃張維何松柏蒼蒼維東有谷維公世藏生旣守廬歿焉若堂山峙嶷嶷水流湯湯不朽者存視此一方

亡女鄭氏婦墓誌

達城徐命膺之長女爲延日鄭象仁之長子文啓之妻者生以庚申四月八日歿以己卯七月二十七日葬以其年八月二十九日而墓在高陽古郡坐辛之原旣練而禫舅曰噫吾婦孝也自吾婦之死而吾不知爲人舅之樂也子盍誌諸夫曰噫吾妻賢也自吾妻之死而吾不知爲人夫之樂也公盍誌諸余嘗把

筆爲文輒不能成非惟悲憐惻怛之情有以亂之每
見古人於其至愛之誌多敘其哀而沒其善葢不欲
以私小起後人之疑也余於是乎不知所以命辭者
今但以所悔恨於女也者爲之文則庶乎其不畔矣
夫女之生屢有異夢旣嫁而或出與親黨之醮筵慶
席則諸命婦尊章一見驚曰此神也非人也何姿貌
儀容之丰茸且多福也余與余妻亦以是常謂女必
能厚享有終也及女有身嬉娛言笑無幾微見於色
至始產七日病益篤余入見而執其手不覺涕之下
女熟視微哂無所言遂以是夜歿將殮家人發其箱

篋則前五六月已自書身後事細大不遺而藏之也嗚呼女之歿女已自知之矣然女之自知豈有他哉菌蓞之發不能四五朝紈縠之製不能更年紀翡翠之羽不能耐風雨物理人事自無差殊以女之姿之性不可久於世其理固有可推者而非難知也女之自知而翁反不知其不得保有如女之女也宜哉我徐與鄭之世家俱在譜牒吾妻全州之李樗邨居士廷夔女也銘曰

山高水長兮鄭之世藏婉彼清揚兮從葬于岡嗟嗟短期兮朝露之晞骨肉終歸澌兮魂氣則無不之

贈判決事蔡公墓誌

余嘗得蔡得沂雩潭集而讀之歎其志節高邁雖謂之魯連後一人可也及見得沂所編倡義錄者紀其仲父諱有喜倡義事甚詳噫蔡氏之門何其多烈丈夫也當　昭敬大王壬辰倭寇猝至連陷三京乘輿播越龍灣請援天朝下哀痛敎於八路公得敎痛泣托伯氏有孚奉母避山谷中與弟有終爲書招嶺之士民其動之以忠則曰主辱臣死古今之通義安有君父蒙塵立視不赴竄伏於林莽者乎他日何以見乃祖於地下也其諭之以勢則曰今逃兵潰卒布滿

山藪始雖脫身求生亦自知國法之不可免若詔諭
禍福立功自贖則人人思奮遠近嚮合特在一轉移
間也其激之以怒則曰藉令避賊苟活身命重得罪
於天地之大倫況覆巢之下豈有全卵父母爲俘妻
子爲虜降則梟獍不降則劒槊之魂莫若同心戮力
誓雪國恥事或不成猶不失忠義之鬼也書三發士
民爭集咸推公爲將公曰沉毅有略吾不如吾舅李
逢乃遣人迎李逢於淸州立爲將秋七月二日入咸
昌之黃嶺寺設御座北向痛哭告發兵部分羣校前
正字鄭經世爲尙州召募官前察訪權景虎爲咸昌

召募官進士姜霪爲龍宮召募官幼學申譚爲聞慶召募官生員郭守心爲中軍幼學金覺爲別將進士康應哲等爲軍器有司進士全湜等爲軍糧有司進士曹友仁等爲文書有司幼學蔡有終爲旗鼓官而公與前參奉宋亮爲都廳相與歃血爲盟三誓而後行當是時伏義起兵者湖南金千鎰高敬命湖西趙憲嶺南郭再祐金沔而其部下皆名士稱李逢軍爲第一云引兵至尚州醴泉之間大小數十戰斬獲甚多賊斂兵不敢抄掠百姓稍稍還集事聞擢李逢爲槐山郡守時天兵朝莫南下饋餉不給逢使有終代

領其兵以公行至槐山籌畫軍餉公以所斬獲賊首及器械與人爲功售其直販米五百石庫儲之名曰别營軍糧具由以聞先是牧使金悌甲戰死原州其子時獻葬悌甲於槐山朝廷使爲召募使募兵復讎時獻擁衆不追賊偷生玩愒聞公有糧求貸不已公執不與時獻發卒圍舍縛公脅之公罵曰唉竪子此穀當餉天兵豈與爾忘父讎者乎時獻大怒格殺之時癸巳十月六日距公之生戊午僅三十六年也天大雷電晦冥時獻懼不敢出者數日有終聞公喪棄軍赴槐山返葬公于聞慶縣之會溪亥坐原所過男

女泣涕迎送執役無敢後越二年乙未體察使李元
翼下嶺南曹友仁等上書訟公寃贈公通政大夫掌
隷院判決事公字仲懼號蘭軒蔡氏仁川人當高麗
運訖戶曹典書貴河以九世仕高麗不欲事本朝與
李孟芸朴諶同舟渡碧瀾避地平山人號其居爲多
義里卽公之七世祖也曾祖諱壽禮曹叅判弘文館
提學謚襄靖公祖諱紹權刑曹判書弘文館提學父
諱無怠翊衛司翊贊母全州李氏鳳嶺都正鐵岳之
女公爲性方嚴以孝友信義稱于家鄉每讀書見古
人立殣效義與兄弟三復歎咤其起兵殉身盖有所

本云公娶商山金氏參奉錫福女生一男得淵得淵二男克敬克哲孫曾若干人余嘗欲爲蔡得沂立傳以及史之闕文今公之後景龍以其族人希範之所以狀公者來求誌余其可不謹著之以爲作史者採也故誌焉銘曰

伯兮孝兮季兮悌兮仲秉孤忠紹家世兮黃嶺在左會溪在右來往英靈講其部伍

刑曹參判鄭公墓誌

余嘗承　上命按廉關北踰磨天嶺見民有偶語聚落間則輒訪以節度使鄭公之治民皆凛凛然若公

臨于前余問公猛暴乎曰否仁信之將也然則何畏之若是曰公之淸如水事其所當事是以威也方以會寧府使檢邊市破鞍弊鞚接虜差於所館大見敬重焉明年虜又至問公安否且曰今爲何官曰爲兵馬節度使虜相顧曰朝鮮　王爺用人如此愼毋敢犯邊公之威虜亦憚之而況於民乎余卽以其言歸奏于　上上但錫馬侈之若不甚爲異後數年余以考官侍則公已遞節度以摠管侍立矣　上召使之前曰朝鮮王爺用人如此之言予至今不忘何修而服殊俗也公起伏謝不能比退　上目送之自是推

遷內外倚畀之重終始不替嗚呼 人主寤寐人材數年之後不忘御史一言之褒誦其句語若昨日之奏求諸古先哲王尠有倫比而摠制師旅旣專且久瑕摘之言一不及焉則歷數戎垣如公者又未之多見也余雖心竊識之特未嘗語於人今公之孤煥猷以狀來曰願有述余其敢以不文辭謹按鄭氏草溪人始祖諱倍傑以經術相高麗文宗官禮部尙書贈上柱國光儒侯入我朝有諱昌事 世宗爲集賢殿應敎後不復仕與成三問朴彭年齊名子孫嬋嫣圭組世其族焉公諱汝稷字舜弼曾祖諱德謙三道統

禦使祖諱弘佐三道統制使考諱道興舉進士早卒
贈司憲府大司憲妣青松沈氏漢維之女公以 肅
宗丙戌生少治舉子業旣而爲武今 上乙卯武科
庚申通政癸酉嘉善庚辰嘉義歷官叅外叅上宣傳
官訓鍊院主簿副正正都正都摠府都事經歷副摠
管內禁將訓局别將司僕寺內乘備邊司經理廳禁
衛營郎三陟營將安城安岳郡守昌原富寧平山永
興會寧府使忠淸黃海京畿水軍節度使咸鏡南北
平安兵馬節度使三道統制使禁衛訓鍊中軍捕盜
御營訓鍊大將摠戎使漢城府左尹刑曹叅判同知

義禁府事知訓鍊院事軍器寺提調濬川司堂上而忠淸以永興數遞寢南道以越次遠格遞京畿以丁沈夫人憂不赴其爲富寧歲大饑民有棄其妻子者公節食蓄廩或斥其所隨橐鞬以賑民收赤子之在道傍者令官婢乳之民卒無顚連於是御史褒其能而表裏獎之其爲安岳補軍額之闕蠲陳田之稅均虛簿之糴居數年郡大治於是方伯審理使後先獎詡而璽書嘉之其爲安城以郡有盜朝廷擇智略威望鎭之而公膺選鋤奸禁暴撫摩調馭又以其暇革謬弊以便民於是民爲碑以寓其去思而公禁不得

竪之其爲平安節度徵象胥吏民之逋錢累鉅萬不
費鞭扑府庫充牣歉歲催科弗亟弗緩又推而紓民
民賴以安堵於是軍民胥磨崖文以頌之其爲御營
扈車駕謁　陵回　上欲觀公應機發暗令試之公
麾旗指揮接應有方隊伍整肅步法不少亂　上歎
曰有古將風也錫廐馬賞之其爲捕將朝廷嚴禁釀
之令以司䖍緩治畀捕將峻繩而犯者不止公坐是
謫南陽未數旬宥還復爲捕將則年少良家男女坐
沽飮囚者已五十餘人公執不肯刑入白其寃狀
上歎曰可貴卿心也從公言釋之其爲統制寔在公

爲將之後辭陛 上召見諭以歲暮惜别之意又敎曰洗兵館太高敞風霧易感人宜愼之公遂奏請三南守令稽滯公務者嚴其法以樹紀律又請貸三南耗米二千石均役稅錢一萬緡以爲一歲支費而永杜給債殖利之弊至則實軍儲繕器械平糴糶賑饑之節制改觀旌旗變色及歸記簿多羨餘公惡其有譽雜置元簿中不別爲籍還拜摠戎使叅進宴 上手書賜詩曰內外將任侍卿者深外將統制營也先是公爲御營常謙挹不自安屢引疾求解於大臣大臣有爲言者 上曰斯人爲將予常高枕然其志如

此宜且許之仍命選部除亞卿及訓鍊大將缺　上
歷詢廟堂以公代之公益踧踖不敢出　上曰不念
予高枕之言而敢若是乎公不得已乃出盖公前後
爲將未嘗以一時之怒汰一校杖一卒故軍中不見
有赫赫之恩而人人自安如磐石然公爲訓鍊首尾
三年未始一日忘遞卒移疾釋兵家食者凡四月
上猶惜公去位且將復用而公已卒矣　上臨朝嗟
悼曰失吾高枕倚畀之良將其親製文遣官祭之亦
有高枕之語公素門平進歷試内外所至有實績塗
人耳目立朝三十有餘年爲　上下倚信者夫豈無

所本而然哉公偉衣緩帶儀容質慤寬裕望之如布素士與人言訥訥若不出諸口然徐究其所言數轉之間已盡事之肯綮早孤事母無遠志日必冠帶拜于家廟雖公務鞅掌亦不廢有庶弟二人甚愛之常與同寢撫恤宗族待以舉火者甚多爲庫鄉廬收歲入別儲之倣范氏義庄凡親屬故舊之貧者以月廩給至麥熟乃止人有恒言將以德爲先今於公益信之也公以己丑三月十三日卒吊祭如例初葬高陽大壯里越五月孟冬改葬南陽上林院負壬原元配贈貞夫人羅州朴氏縣令弼勛之女次配咸陽呂氏

贈持平光億之女一男煥猷文科司諫院獻納雅飭
自守士友推重焉三女叅奉柳儁贈持平趙巘生員
李潤衡庶女引儀沈謹之內外孫若干人銘曰
矯矯鄭公　王之虎臣雖則虎臣不曰智仁于以典
邑民忘其呻于以制閫弊蘇而新　王曰予將鄉實
其人迺授之鉞迺推之輪隊爾齊步伍爾比楯維此
謹慎諸葛所循周流戎垣十三其春　王曰丙枕高
哉中宸以及朝著誰怨誰嗔心愈謙抑迹自逡巡我
其休哉鍾鼓清辰身方解符病已飾巾收其元氣歛
之一輴高山嵯嵯逝水粼粼有菀新墳孝子厝親我

作銘章斲此貞珉

淑人完山李氏壙誌

余從祖兄汝揆揆氏喪其耦李氏自爲誌窆之又令從祖弟命膺爲之銘哀其賢而卒貧窮以歿不章也汝揆氏名命宅嘗爲龍宮縣監我徐達城人也銘曰

氏瘠派門華冑識通敏粵自幼歸于徐甫十九豐甘饜潔籩豆夫子嘻貧而富在郡邑且紡紬後楊母此始有降以丙歿于戊七十三壽則厚地曰仁原負酉築堅完神保佑三其子一乃秀賢而文必綏後紀陶瓦徵永久

仲嫂贈貞敬夫人江陵金氏墓誌

贈貞敬夫人江陵金氏今議政府左議政徐命善之室也初葬于長湍金陵里先塋之對麓後十六年己亥八月議政遷其柩改厝于東距三十里通濟院艮坐之原議政吾弟也以余嘗誌夫人之初葬令改爲之文江陵之金以溟州郡王爲鼻祖曾祖贈議政府領議政諱得元祖贈議政府領議政諱弘柱考楊州牧使諱始熺妣贈淑夫人龍仁李氏刑曹佐郎宜相之女夫人生以　景宗癸卯八月十六日歿以　英宗癸未四月十四日得年四十一方夫人歸于議政

年纔十七時吾先妣有奇疾吾妻躬執爨夫人左右執役略無羞澁之色見於面目及孤露以後吾兄弟三人同居一室則夫人處妯娌娣姒之間一以婉順事大小必咨稟於長無所敢自遂議政有言汲汲承奉如將不及其見余也端髻正簪拱手斂裳有問則答不問雖終日在坐亦恂默而已蓋自始至以及臨歿未嘗異其儀焉故吾兄弟同居十餘年析居往來又五六年接屋朝夕又三四年其於夫人本末猶未能盡之及夫人之歿妯娌娣姒以至僕御皆行哭失聲而吾妻泣謂余曰斯人之善夫子豈盡知之家素

窶箱篋匳無宿儲而其爲叔之衣服飲食旣鮮且豐或
有贏餘不敢遺其私親兄弟曰君子之有當奉君子
非吾所敢擅也婦人之患常以所幼習者變易夫家
之規模而斯人則不然平居循循一惟舅姑之成法
此妯娌娣姒僕御之所共觀感而哀惜者也使斯人
久於吾門其益吾門大矣言訖又泣嗟乎禮婦人之
善不踰閨門而詩之所載如泉水竹竿女曰雞鳴雖
於婦人一言之善眷眷詠歎垂之簡策猶恐不章於
後世何也禮言自治詩主風動婦人之所自爲善與
夫處婦人之善有不同焉爾余其可以夫人之不自

表見而不思詩人章明之義哉我徐達城人以高麗軍器少尹諱閈爲鼻祖曾祖諱貞履南原府使贈議政府左贊成祖諱文裕禮曹判書贈議政府左贊成貞簡公考諱宗玉吏曹判書贈議政府領議政文敏公妣贈貞敬夫人德水李氏議政府左議政忠憲公諱集女也始夫人多産輒不育其歿也以免亦不育有一女適進士李晩秀昨歲戊戌議政取從父弟命敏男潞修爲之後潞修娶參議李敬養女今議政之家道稍成而夫人不及見矣悲夫銘曰

有山峩峩有水粼粼相君至止葬其夫人夫人于歸

二紀食貧豈無子女終靳詵詵前喬後豐厥理孔神
乃安斯宅以永千春

同副承旨鄭公墓誌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兼經筵叅賛官春秋館
修撰官鄭公文啓字郁哉以今 上辛丑正月承命
出守驪州牧是年五月十九日疾卒于館舍閏六月
十九日歸葬于高陽古郡先壠之酉坐原郁哉余之
壻也其大人大司諫公象仁泣而謂余曰吾兒之本
末長短子盡知之盍爲文以飾泉塗也余曰諾古之
撰人傳誌者但舉其爲治大略而使人想得其出治

之本原故班固之傳文翁傳龔遂傳召信臣始終只及其治蜀治渤海治南陽一二事而至今千載之下宛然如見其人豈在多言乎哉余聞郁哉之治驪州也每旬命題課邑士時聚邑士於淸心樓下試其文旣收券則引諸生登樓上指示利病縷如掌紋士皆服其公明隣邑士聞風興起私設場就考於郁哉郁哉一一考閱無倦色月講邑之童子申申以孝弟忠信勸勉誘掖若父兄之誨子弟聞者感服相賀曰借侯一年吾邑其丕變乎此文翁之招下縣子弟誘進學官也郁哉爲人慤實無僞其政亦如其人有士夫

爭田質成郁哉謂曰此訟決之非難然以士夫訟田恥也如不以爲恥則吾當決之於是兩造皆愧謝卒以息爭郁哉且善剖決案無留牘居數月民不敢以非理干訟庭如水此龔遂之以悃愊率民使之安土樂業也郁哉視民契活若自己家內事其或役民之有弊者割己俸代之民以受糶來則恐其留邑底多費躬至倉舍隨其來開倉量與且以農桑之勿遠時眷眷誨飭而遣之民愛戴如父母削木爲碑各樹里社每出行部婦孺以手加額欣欣然相告曰吾使君至矣此召信臣之勸民耕稼力田百姓親愛號爲召

父者也亡何郁哉欲歸覲其親於京師鞴馬將出忽中風不省事邑之大小男女朝夕問候凡三日郁哉竟不起邑民奔走巷哭如喪其親戚多士相議令官奴婢被髮服喪昔者文襄召三人之卒亦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鄭氏迎日人高麗侍中圃隱先生夢周之後本朝右議政忠貞公維城佐 孝廟爲國名臣忠貞之孫寅平尉孝貞公齊賢尚 孝廟第三公主是郁哉之高祖也曾祖諱台一直長贈叅判祖諱志式叅奉贈判書父即向所謂大司諫公母坡平尹氏正郎尚通之女郁哉以 英宗庚申五

月四日生壬午擧生員一等己丑以蔭補 懿陵叅
奉歷禁府都事司饔奉事司圃直長軍資主簿 敬
陵令乙未七月 英廟親試士於崇政殿京鄉各取
一人郁哉居魁 英廟喜曰乃今得不負國之臣也
是冬殿試特授僉知中樞府事御月臺親受謝恩賜
樂遊街異數也亡何拜刑曹叅議今 上丙申入銀
臺爲同副承旨尋除兵曹叅知叅議丁酉遭母艱服
闋爲戶曹兵曹叅議明年辛丑銓曹以驪州數遞有
弊別擇有聲望文臣差遣而郁哉出宰焉郁哉初娶
判府事徐命膺女早㱡不育再娶士人閔宗洙女生

二男一女皆幼方郁哉之柩自驪至高也驪民爭先擔運不欲煩宅邑闔境士民胥持雞酒繦屬奠誄由是柩不得發家人恐葬期或愆寄以舟載柩而行遠近士民百十爲羣設祭江干綿亘十數里驪故多文士各爲文敘情余觀古史循吏之傳必載民俗歌謠者所以示其感人深也於是以驪士祭郁哉之文代其銘曰

忠賢盡智豈必　王庭分憂安民維國之楨顯允鄭侯在古罕比清白傳家冰玉勵志公來自西割雞牛刀士乃詩書氓則歌謠五朔爲政百里迈淳民胡無

福未卒其仁昔公來斯皂盖飄飄今公去矣丹旐徜

徜公身雖歸公碑在口長與江流永言悠久噫莫之

尚矣後有太史氏爲郁哉傳循良斯其爲五袴兩歧

之餘響乎

索笑庵黃公墓誌

士好學短命乃爲士者之不幸似若無與於道然自

孔門喪顔淵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而程門之於

劉質夫朱門之於吳伯豐皆如孔門之慟顔淵何哉

喪傳道之人使道中絕殆無異於爲道者之自喪此

千古爲道者之同情不以聖賢而有淺深也余讀金

農巖昌協文集見其所爲黃公諱柱河之哀辭祭文未嘗不三復而悲其志今黃公之孫仁熽以狀來曰先君子之治命也願有述噫仁熽之先君子即余之外兄余其敢以不文辭謹按公字叔輔昌原人始祖高麗僉議贊成事河應自是代有簪纓蔚然爲世望族公判敦寧府事諱欽之第二子出後於郡守諱釗郡守公即判敦寧公之從父弟也曾祖諱淮叅奉贈左贊成祖諱儁耇觀察使妣淑人尹氏縣監徵夏之女公以　肅宗壬子二月生爲兒嬉戲於園中得美果輒懷以獻親十一歲隨郡守公之邑紛華聲伎視

之若浼惟日閉戶以書史自娛官吏屬目以為異已
已　仁顯聖母遜于第公遂棄舉子業侍郡守公於
東湖亭舍傍小窩簷前有梅一株公卽扁曰索笑定
省之暇默坐其中俯讀仰思人莫窺其涯涘盖公之
學謹節文敦孝弟講學以輔之且將就有道而正焉
會農巖因士友間聞公得門路之正欲與相見癸酉
過吊郡守公要公談話歸語人曰今日見黃叔輔色
溫而貌恭視下而言徐步趨旋辟咸中矩度其志高
出世俗外也公亦見農巖之言論威儀欲師事之以
生三事一之義未可輕許也明年甲戌公携書笈及訪

農巖於渼上留連講磨農巖以畏友待之相得歡甚居數月農巖與同志八九人爲文會於石室書院公忽衣古冠服執幣具書進立階下請以弟子禮見農巖驚曰叔輔仁明孝友學問純篤可以爲吾師吾豈爲叔輔師哉遜讓再三始許之自是農巖悉以平日所聞見告語於公公又講究發揮於言行當是時農巖之門從學者甚衆若其立志眞實踐履懇篤則咸推公爲第一越二年丙子郡守公遘癘繼妣具夫人續又患痘屢濱危賴公誠孝俱得良已而公則以憂告病肉脫骨立竟以是年七月七日卒得年僅二十

五農巖馳至撫屍曰吾道窮耶斯人而止於斯耶吾將以吾身累吾子而子先累吾非子短命吾命之窮也及葬手自題主復爲辭爲文以抒其哀卽向所謂三復而悲其志者也公長身嶽立風標秀穎與衆人雜處昂昂有離塵脫俗意性和粹喜怒不形於色事父母處兄弟恩義輕重之間曲當其則故所後與所生兩家大小長幼藹然有觀感之效至其行州里交朋友則一以謙恭退讓爲主雖卑賤亦循循禮下之不倦及見農巖農巖曰子之所爲不合於小學之敎者蓋寡盡由是孟晉于大學事乎於是公又切問近

思專用力於內其進未可量農巖嘗論及門之士以
爲倡學專恃叔輔主文必待德哉德哉卽李公宜顯
字也其後李公位三事典文衡而公卒無命世或疑
農巖之藻識得於李公而不得於公然君子當論其
常不論其變又况道之興廢匪人智力所能容者哉
公娶達城徐氏禮曹判書貞簡公諱文裕女慈仁通
達婦德咸備後公三十八年癸丑七月壽六十二而
卒遷公墓合窆于安城治東加智谷負亥之原初公
有一男一女公卒後皆夭以府使泰河之子格爲之
後有文行克世其德孫男仁熽卽以狀請銘者也銘

曰得之全守之堅不與以年茫茫造化孰主其權獨有餘芬留在簡編百世之後有足徵其賢

先考文敏公府君墓誌後記

先君子下世之明年不肖爲狀至領議政趙公顯命之門泣請墓碑又至大學士李公匡德之門泣請墓誌未幾趙公之文成而李公未及泚筆卒荏苒十七年間先君子交遊零落殆盡紀實之托未有其人則竊自念徵後不在多言以趙公所已成之文一竪墓道以徵諸明一瘞壙南以徵諸幽其爲不朽之圖則

均矣於是燔以陶甕敍其後如此命膺文科弘文館副提學命善生員陜川郡守命誠早㱡李徽中文科弘文館校理命膺二男浩修生員郞承重者瀅修爲命誠後四女生員鄭文啓朴相漢餘幼命善一男一女皆幼李徽中三男義鳳生員義駿義龜一女幼

保晩齋集卷第十二終

均矣於是始以問義義其後如此令修文有弘文館
副提學命善生員陝川郡守命誠早物字徵中文科
弘文館校理命濟二男浩修生員即不肯者浩修嗣
命誠後兩女生員鄭文烈文科趙漢緯幼命善三男一
女曾幼字徵中三男義厚生員義駿義緬一女幼

保晩齋集卷第十二終